

勃郎特姊妹

作家的生平

引 子

一八四八年夏季的一天，伦敦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正准备迎接一位初露头角的年轻作家。这个人就是著名小说《简·爱》的作者柯勒·贝尔先生。当时，文坛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三位姓贝尔的天才小说家，另外的两位是《呼啸山庄》的作者埃利斯·贝尔和《艾格尼丝·格雷》的作者阿克顿·贝尔。人们只知道他们同是从英国北部偏僻的约克郡山区里升起的三颗明星，至于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却仍然还是个谜。这次，人们都怀着敬仰与好奇的心情在等待着。

但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又出现了。当他们看到从马车里走出来的竟是两位纤弱的女子时，一个个都震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谁能料到，原来轰动一时的柯勒·贝尔不过是个身材矮小、面带病容的乡下姑娘呢！她的真名叫夏洛蒂·勃朗特。那位陪同她前来的人是她的小妹妹安妮·勃朗特。《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却没有来。虽然在三姊妹中艾米莉的才华最大，容貌最美，言谈举止颇具女王的威仪和风度，然而她却是个性格古怪的女性，从来不在社交场合露面。

我们在《勃朗特姊妹》这本书中，主要介绍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二人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安妮·勃朗特虽然天资聪颖，潜心好学，但她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不能与她的两位姐姐相比，因此，文学史上所谈到的勃朗特姊妹，一般是指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

不幸的童年

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山区中，有一座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豪渥斯小村庄。它坐落在偏僻的山脚下，附近十几英里荒无人烟，一眼望去遍地是光怪陆离的岩石和低矮杂乱的草丛。村上只有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山坡上的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教堂。教堂旁的一座尖屋顶灰石房里住着穷牧师佩特里克·勃朗特的一家。

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牧师的妻子玛丽亚·勃兰威尔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婴儿的哭声微弱，母亲挣扎着翻过身来，叹了口气又疲倦地合上眼睛。牧师的脸上也没有一丝喜色。他不断地摇着头叹息说：“唉，这是第三个女儿了！”

这个婴儿取名为夏洛蒂·勃朗特。

父亲是个爱尔兰人，童年因家境败落读不起书，靠自己的勤奋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他逃出农村，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神学，毕业后在这座荒凉的山村里谋到了一个牧师的职业。他希望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但命运却偏偏跟他作对。后来，他的妻子又生了三个孩子，只有排行第四个是男孩，其余两个也都是女孩。老勃朗特做梦也想不到，夏洛蒂和她身下的两个妹妹后来竟成为英国了不起的女作家。

夏洛蒂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家中的孩子由一位好心肠的姨妈帮助抚养。夏洛蒂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她童年的记忆总是与疾病和灾难连在一起的。父亲劳累成疾，经常卧床不起。母亲死后，她的两个姐姐被送到豪渥斯附近的一所慈善学校去读书。当时，只有那些穷困潦倒的牧师才肯把孩子送进这种寄宿学校。那里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教规森严，孩子们不仅终年无饱食之日，而且经常挨打、受罚，精神上也常受到折磨和摧残。每逢星期天，孩子们还要步行到几英里以外的教堂去做礼拜。

第二年，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学校里流行斑疹伤寒，她的两个姐姐患了重病，由于无钱治疗被送回家里。她们躺在病床上，向父亲诉说了她们所遭遇的一件件骇入听闻的事情，倾诉了她们幼小心灵中的怨恨和委屈。她们在临终前含着眼泪祈求父亲把夏洛蒂和艾米莉从学校里领回来，从此再也不要让妹妹们进“慈善”学校了！

秋末，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萧瑟的秋风吹过掩埋着两位姐姐的荒原，夏洛蒂拉着妹妹艾米莉的小手走进旷野，向黑暗深处走去。枯草在脚下颤抖，那声音就像死去的姐姐在地下低声的啜泣；那一阵阵悲鸣的秋风，犹如姐姐在向她们倾诉着人间的不平，使她们战栗，使她们愤恨，使她们忘记了寒冷和恐惧。夏洛蒂和艾米莉默默地悼念姐姐。她们积压在心底的悲愤像波涛一样汹涌，这泪的波涛，感情的波涛，汇成了诗的语言，变成震撼人心的呐喊。可是当时她们并没想到日后会成为作家，没有把最初的那些稚气的诗行珍贵地记录下来。

最初的文学创作

小小的豪渥斯村坐落在偏僻地区，几乎与外界没有交往，勃朗特一家又一向离群索居，夏洛蒂姊妹自幼便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她们喜欢读童话和各种有趣的书，经常坐在荒野里，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编一些离奇动人的小故事。

她们家的西边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春天积雪融化后，绿茵茵的小草钻山地面，景色格外壮丽。每天黄昏前，夏洛蒂都和两个妹妹在那里嬉戏游玩。有时，她们坐在柔软的草地上观看落日和空中的云朵。那瞬息变幻的行云，在夏洛蒂的眼里仿佛像一队奔驰而来的白马，马背上驮着身披银甲的骑士和艳丽照人的美女。艾米莉的想象更加离奇，她说那云朵是妖魔吐出的一团团烟雾。小妹妹安妮性情温柔，她害怕妖魔和鬼怪，把天上的云朵想象成雪白的羊群，她死去的两位姐姐是牧羊的少女，那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她们的披肩，晚风在轻轻地抚弄着她们的衣裙。

这无边际的旷野成了勃朗特妹妹童年时期进行梦幻般遐想的天地。在这里，她们的想象力犹如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恣意狂奔；在这里，她们透过那朦胧的晨曦和昏暗的暮色，仿佛看到眼前展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夏洛蒂十岁那年，她父亲从里兹给孩子们买回来一些玩具。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个装有十二个木头小士兵的盒子。夏洛蒂和两个妹妹都被这些滑稽的小士兵吸引住了，于是围绕着玩具编起故事来。她们还把这些神秘的传奇故事改编成剧本，自排自演。据说，她们在童年时期已写过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剧本，一本本用线装订成册，还用牛皮纸做成美观的封面。夏洛蒂十四岁时曾开列出一份书单，她的作品已有二十二部之多，而且每部都长达六十页至一百页。她死后问世的《欧内斯特·阿莱姆伯特历险记》就是她当年写出的线订书。

谋 生

十九世纪前半期，在英国古老的民族中，封建的世俗观念还很盛行。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贱，一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外出谋生是相当困难的。但由于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经济拮据，夏洛蒂便只好到一个乡绅家里去做家庭女教师。

当时这是一种受人歧视的职业，她跟家庭佣人一起吃饭，住的房间也十分简陋。有一天，她教的那个小姑娘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说：“妈妈说你吃饭多，你怎么还长得这么瘦小呢？”夏洛蒂憔悴的面孔一下子变红了，从此，她常常吃不饱饭，总觉得在餐桌旁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她。夏洛蒂实在不堪继续忍受这种屈辱的生活，她在一封给艾米莉的信中写道：

“……家庭教师除了在她该干的劳累的活儿之外，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做有生命的、有理性的人看待！……”

她在这个乡绅家里只干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又回到了豪渥斯村。

夏洛蒂同艾米莉商量在山村里创办一所新学校，由她们二人来担任法语教师。姨妈非常支持她们的计划，拿出她私人的积蓄帮助她们到国外去攻读法文。

一八四二年一月，勃朗特姊妹俩离开年迈体衰的老父亲，乘船抵达布鲁塞尔。她们在那里刻苦地学习法语基础知识和经典文学著作，并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法国各种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她们惊人的学习毅力和优异的成绩，使那位指导她们的教师非常钦佩。

次年，姨妈病重，她们二人不得不中途辍学赶回英国。姨妈死后，艾米莉留在家中照料父亲，夏洛蒂又独自返回布鲁塞尔，为筹备办学资金，在一所私人学校里担任了英文教师。

她在国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部寄给了艾米莉。小妹妹安妮也常年在外教书，支持姐姐的事业。

这年年底，夏洛蒂兴高采烈地从国外归来，姊妹们一齐动手布置课堂，修理桌椅，还在门上挂起“勃朗特姊妹学校”的招牌。新年一过，她们便开始登出招生广告。可是一连等了几个月也无人上门。最后来了一个人还是税收官员！

她们办学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初 恋

夏洛蒂的青春是在寂寞中度过的，恰如荒野里的一朵野花，静悄悄地绽开花苞，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又静悄悄地合上花瓣儿，独自枯萎凋谢了。因为她憎恶没有爱情的婚姻，宁愿让青春消失也不嫁给一个不理解她的人。

在少女时期，曾有一个名叫纳西的青年追求过她。他向夏洛蒂献鲜花和情书来表达他的爱慕之情，但却没有燃起她内心的爱情火焰。夏洛蒂委婉地拒绝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缺乏感情基础，结婚后你我都会痛苦的。”

夏洛蒂要选择一位值得她“爱戴与尊敬”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她鄙视资产阶级的门第和财产观念，瞧不起那些轻浮和浅薄的男子，追求一种志同道合的纯真爱情。她情愿一辈子不嫁也不同辱地依赖丈夫而生活。

夏洛蒂在国外求学期间，对她的老师埃热先生产生了恋情。他热情正直，具有非凡的才华，使夏洛蒂一见到他就觉得心情格外舒畅，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埃热先生的思想不受世俗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有才华的女性真诚相待，丝毫没有狭隘的偏见。他们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交流创作体会，彼此的友谊越来越深。爱情第一次在夏洛蒂的心中萌发了。这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她的理智告诉自己：这火一般炽烈的感情最终只是徒劳的，因为埃热先生是个有妇之夫。单思恋情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欢乐和幸福，而且还会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

事实也正是这样：夏洛蒂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她离开埃热先生，心中觉得无限惆怅，走近他的身边又感到羞涩和不安。她只能在睡梦中扑进埃热先生的怀里，倾心向他袒露出她自己内心的感情波澜。

埃热先生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他看出这位痴情姑娘不平静的心情。有一次，他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勃朗特小姐，我钦佩你的毅力和才华，相信你不久将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他那坚毅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真诚的微笑，不仅使她摆脱了缠绵的感情，而且还给了她足以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力量。

夏洛蒂回国了，多少年来她一直把爱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埃热先生的形象是那么高大，是她一生中所要寻求的理想男性的化身。

失败与挫折

勃朗特姊妹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坎坷的。人们很难想象到这三个普通的姑娘曾经历了多少失败和挫折，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才终于登上世界文坛，一举成为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

夏洛蒂在二十岁那年，曾把她写好的一些诗歌寄给当时英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不料，这位大诗人只匆匆地读了几行，就连连摇头笑道：“荒唐，荒唐！”他在写给夏洛蒂的回信中教训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缺少一种写诗的天才。”然而，夏洛蒂看了以后并没有丧失信心。她认为，妇女同男人一样具有天才，应当同样享有创作的权利。她在书中指出：“女人跟男人有着同样的感情：她们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也需要运用她们的才华，需要有一个发挥自己才智的场所；她们身上的锁链太多，窒息和束缚会给她们带来痛苦，这一点跟男人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

从此，夏洛蒂同妹妹们更加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埋头写诗，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和休息。她们有着痛苦和不幸的经历；在这冷酷的世界上，为生计所迫到处奔波，忍受过污辱和歧视；她们生活在贫苦的人们之中，深切地了解他们的苦难和愿望。她们的创作激情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正如安妮·勃朗特所说：“……写作跟说话一样，它完全受大脑和感情的支配，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欲望。”

她们都写过很多诗，尤其是艾米莉，她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抒情诗人。一八四五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看到艾米莉写的一本诗集。诗中的语言精练流畅，格调粗犷悲壮，抒情真切，感人肺腑。夏洛蒂被这些诗深深地打动了，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安妮也把自己写的诗拿了出来。于是姊妹三个决定合编一本诗集出版。

当时自费出书很困难，需要很多经费。她们东奔西走，求亲告友，连姨妈留下的全部遗产也都卖光，最后才勉强支付了印刷费用。

次年，勃朗特姊妹的诗集在伦敦问世了。不过，她们知道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故意在诗集中不用她们的真名，而是署上了三个男人的名字：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三位初露头角的贝尔先生。诗集出版之后，根本无人问津。直到后来，勃朗特姊妹死后它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被称为十九世纪第一流诗人的选集。可是，当时她们并没有获得如此高的声誉，可怜的诗集只销售出两本！

初露锋芒

诗集出版后，勃朗特姊妹又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小妹安妮首先写成了她的长篇小说《艾格尼丝·格雷》，接着，艾米莉完成了她的巨著《呼啸山庄》，夏洛蒂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教师》。她们同时将小说的稿子寄了出去。结果出版商只接收了前两部，夏洛蒂的《教师》却被退了回来。

这一新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动摇，夏洛蒂立即投入了著名的小说《简·爱》的创作。她在写作的过程中，借鉴了两个妹妹的创作经验，敢于创新，蔑视传统世俗观念，大胆地塑造叛逆人物的性格，抒发了自己隐藏在内心中的炽热的感情。她仅用一年时间就写成了这部震惊世界的名著。她曾自信地对艾米莉说：“我要写的是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她同我一样矮小和丑陋，但是我相信她将能同你们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她的这部小说的确以新颖的题材，精巧的构思，动人的情节和真挚的感情轰动了文坛。

据说，最初的那位出版商读了《简·爱》的前两章后，惊奇地跳了起来，他告诉秘书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并派仆人骑马去通知他的朋友，取消他原定的约会。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彻夜未眠，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他亲笔给作者写了一封祝贺信，称赞这部小说是他出版过的最伟大的作品。《简·爱》从发稿到出版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种印刷速度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

《简·爱》问世以后，立刻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著名的作家萨克雷写信给出版商说：“《简·爱》使我非常感动，非常喜爱，请代我向作者致意和道谢。这是我能一连几天读而不厌的第一部英国小说。”一八四七年十月《西敏寺评论》发表文章评论说：“这无疑是本季度的最佳小说……值得读者再仔细地重读一遍。”

夏洛蒂在《简·爱》中尖锐地提出了妇女的地位问题，反映了妇女争取权利的强烈要求，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马克思曾把夏洛蒂和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列在一起，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些“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他们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

然而，当时勃朗特姊妹的三部小说，只有《简·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却并不为读者所理解，很长时间一直被评论家们贬成为一部荒诞离奇的小说。

姊妹之魁

艾米莉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白皙的面庞上长着一对秀美的大眼睛，双眸炯炯有神，虽然流露出几分哀伤，但却蕴含着智慧和勇气。

她娴静文雅，沉默寡言，内心的感情从不外露。夏洛蒂和她朝夕相处，有时也很难猜透她的心理活动。她极有个性，鄙视一切世俗观念，一生始终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她的才华在三姊妹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但是，由于她性情乖僻，孤傲矜持，她那独特的性格和非凡的才华竟很长时间不被人们所了解。英国著名作家威廉·骚姆赛·毛姆曾在一篇文章中描绘说：“她是一个古怪的、神秘的，像影子一般的人物。她从来没有直接被人见到，却仿佛是在一个旷野池沼中反映出来的一样。你必须从这儿那儿的一个暗示以及零星轶事里猜测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超然不群，是一个生硬的，使人感到不舒服的人……夏洛蒂有朋友，安妮有朋友，惟独艾米莉没有。”

艾米莉经常独自在乡村的旷野里徘徊，她喜爱大自然的景色，并从中获得诗的灵感。她默默地写下了许多富有幻想的诗歌，抒发了她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艾米莉的那些哀婉动人的抒情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三姊妹中她无愧于“诗魁”的称号。

英国著名诗人及评论家马修·阿诺德高度地称赞她是“拜伦之后，无人能与之媲美的”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艾米莉在短暂的一生中，曾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她向往爱情，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欢乐。可是，在这冷酷无情的社会里，她饱尝了辛酸和疾苦，青春的火焰在寂寞中汉灭，美丽的憧憬在黑暗中消失。她感到忧郁、孤独，在一首抒情诗中这样写道：

我不然一身，命中注定，
无人过问，也无人怜悯，
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
一线忧虑或一丝欣慰。

我偷偷地笑过，也默默地流过泪，

啊，变幻的人生就这样匆匆溜过，
十八岁的少女孤苦伶仃，
仍像诞生那天一样寂寞。

……

曾几何时，青春的希望被融化，
然而梦幻的彩虹却骤然飞落天涯；
于是人生经验告诉我——真理
永远不会在人类的心灵中萌发……

艾米莉在诗中流露出她对人生的抱怨和绝望的情绪。

姨妈死后，她承担起繁重的家务，除了照顾年老体衰的父亲，还要洗衣

服、烤面包和做菜。有时，她在厨房里一面揉面团，一面看书，还不时地拿起铅笔把一些急于记录的思绪写下来，然后又继续干活。

春天来临的时候，艾米莉喜欢到野外眺望远处的景象，一动不动地站在草地上出神。此时她感到自己与大自然浑然溶化为一体，忘记了孤独和痛苦。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她从大自然的荒野和狂风暴雨中，从星辰的运行和季节的交替中得到了创作的启示。

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作品。她童年时期喜欢听父亲讲述爱尔兰的复仇故事，后来她又受到德国传奇作者的神秘与恐怖小说的影响；她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大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但是，很多评论家都不理解艾米莉怎么会塑造出她笔下的那些放荡，任性，粗野，暴虐的人物形象，甚至连她的姐姐夏洛蒂也奇怪自己的妹妹会写出这么一部令人惊骇的书。艾米莉死后，她姐姐为她重新校订这部奇异的小说时说：“我同样不得不迫使自己再读一遍……它所具有的力量使我重新满怀钦佩之情；可是我也感到难受，简直不允许读者尝到一点单纯的欢悦；每一道阳光都是穿过密布的乌云倾注下来的；每一页都负载着一种道义上的磁力；而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什么也不会使她意识到的。”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充满了梦魇和恐怖的小说。然而，它却真实地反映出她所生活的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她仿佛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感到她自己完全有力量把这一切在书中再现出来。艾米莉死后，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她的小说的真正价值，并对她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呼啸山庄》这部异彩夺目的艺术珍品，终于在文学史上与夏洛蒂的名著《简·爱》占有同样的地位，成为英国十九世纪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死亡与悲哀

一八四八年，含辛茹苦，历尽沧桑的勃朗特一家，还未来得及承享一下姊妹成功的喜悦，死亡和悲哀就悄然降临了。

夏洛蒂惟一的弟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放荡不羁，九月间患肺病死去。虽然这个家庭“暴君”之死对于三姊妹来说是一种精神解脱，然而，她们却感到：“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占据了心头……”

艾米莉在勃兰威尔的葬礼上，不幸受了凉，很快转成了肺炎。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她走向坟墓的路程。艾米莉患病后，执意拒绝医生的治疗，病情日趋恶化，三个月后便奄奄一息了。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艾米莉起床后，跟往常一样穿戴梳洗，甚至还竭力拿起活儿来干。不过，人们从她那急促的呼吸和呆滞的眼神中知道，她的精力已耗尽，很难支持多久了。中午时，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喘息着说：“如果你们请大夫来，我可以见他。”可惜已经太迟了。这位后来驰名世界文坛，才华横溢的年轻女作家，在世上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家人把艾米莉安葬在豪渥斯教堂的墓园。

三姊妹中，小妹安妮的性情最温柔，她同艾米莉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姐妹之情。艾米莉病重时，安妮日夜守护在她的病榻前，过度的疲劳和悲哀使她身体更加虚弱。死神的阴影又一次笼罩着勃朗特一家。夏洛蒂为妹妹的病情忧心忡忡。安妮素日最受害波荡漾的大海，她病情恶化时，夏洛蒂便把她送到斯卡巴勒的海滨疗养，斯卡巴勒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北部，是个著名的风景胜地。夏洛蒂心想，那里的自然风光一定会给安妮带来欣慰和喜悦，使她很快地恢复健康。但是，海边温和的气候，和煦的海风和灿烂的阳光都没能挽救安妮的生命。她在临终时惟恐姐姐经受不住这纷至沓来的沉重打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对夏洛蒂说：“坚强些，夏洛蒂！”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夏洛蒂便失去了三个亲人。

这时，夏洛蒂已经三十三岁，仍未结婚。弟妹相继逝去，撇下她孤身一人守伴着年逾七十的老父，想起昔日与弟妹欢聚，畅谈文学创作的那些令人神往的日子，夏洛蒂倍感凄苦和孤独。她竭力振作起精神，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以此来摆脱生活中的悲哀和精神上的痛苦。

孤身奋战

艾米莉和安妮去世后，夏洛蒂终日埋头写作。这是她创作生命最旺盛的时期。一八四九年八月，她又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小说《谢利》。

这部作品出版后，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夏洛蒂再次来到伦敦，见到了当代著名的作家萨克雷先生。她久闻萨克雷的大名，对这位擅长用辛辣讥讽的手法描绘英国社会的杰出小说家极为崇拜。她的小说《简·爱》再版时，她曾在该书的序言中表达了她对萨克雷无限的钦佩：“……我提到他（萨克雷）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比他同代人所承认的更为深刻，更为独特的智者，因为我把他看作当代第一位社会改革家，看作要拨乱反正的工作团的领袖；我认为评论他的作品的人还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喻，没有找到恰如其分地刻画他的才能的言语。他们说像菲尔丁；他们谈论他的才智、幽默和诙谐能力。他之近似菲尔丁，犹如老鹰之近似秃鹫；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才智是杰出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是两者与他严肃的天才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夏云边上嬉戏的片状闪电与孕育在云中可以致死的带电火花之间的关系。”

萨克雷先生也十分推崇夏洛蒂的《简·爱》，在小说问世时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夏洛蒂这样一位当时毫无名气的小人物表示了深切的关怀。萨克雷还曾特别为夏洛蒂举行了盛大的招待晚会。夏洛蒂结识了不少文学界的名流，其中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后来，她为夏洛蒂写了第一部传记，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夏洛蒂的一生。

一八五三年，夏洛蒂又出版了她最后的一部小说《维莱特》。小说以她在布鲁塞尔学习法语的那段经历为基础。书中女主人公露西·斯诺是一位在布鲁塞尔读书的英国少女。她相貌不算漂亮而且孤独无依。后来她做了这所寄宿学校的女教师。她靠着智慧和才能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她那高尚的情操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露西倾心于法语教授保罗·伊曼努埃尔先生。伊曼努埃尔先生的性情有些孤僻，可是在同露西的交往中却发生了变化，显露出他过去压抑在内心的善良天性。书中所塑造的保罗的形象与当年夏洛蒂在布鲁塞尔求学期间所认识的埃热先生十分相似。露西与保罗·伊曼努埃尔先生的感情关系正是昔日夏洛蒂与埃热先生的微妙关系的艺术再现。

生命的最后时刻

《维莱特》出版时，夏洛蒂已年满三十七岁。在那艰难的时世中，这个门第低微，倍受压迫的女子，凭着超众的才智，惊人的勇气和顽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终于为自己开拓了一条崭新的生活之路，成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女作家。

可她在爱情方面却一直是不幸的：青春已逝，尚未找到终身伴侣。她早已厌倦了少女时代被人追逐的生活，时刻渴望能得到真正的爱情，有个理想的归宿。夏洛蒂是个内心感情丰富、细腻的女子，自从失恋之后，她却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恋爱。虽然有两个人向她求婚，但都遭到了她的拒绝。

夏洛蒂三十六岁的时候，她父亲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古拉斯曾向她求婚。但是，夏洛蒂的父亲瞧不起这个地位卑贱的副牧师，认为他配不上自己名声显赫的女儿。夏洛蒂却渐渐发现尼古拉斯对她的感情很真挚，于是说服父亲答应了这门婚事。一八五四年六月，夏洛蒂与尼古拉斯结了婚。

尼古拉斯的父母也是爱尔兰人。新婚夫妇回到尼古拉斯的家乡巴纳格尔。他们在那儿度过了蜜月。

迟来的爱情使夏洛蒂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婚后的生活很美满。夏洛蒂除了照顾丈夫和父亲之外，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写作。可惜这样愉快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她结婚不到六个月便卧床不起了。她在病床上苦苦地挣扎了三个月，终于没有完成她的小说《艾玛》，便永远合上了双目，终年仅仅三十九岁。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夏洛蒂葬于豪渥斯教堂的墓园。

夏洛蒂死后，她的丈夫尼古拉斯照她的遗愿，继续留在豪渥斯，照顾她的老父。

一八五七年，经尼古拉斯几次奔走，夏洛蒂的第一部小说《教师》终于出版了。尼古拉斯并为此书写了序言。

《教师》中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是一个瑞士籍的女教师，她在布鲁塞尔受人歧视，靠在一所私立的小学堂里教手工课谋生。她没有父母，生活凄苦，除了一个年迈多病的姑妈与她相依为命外，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亲人了。后来，有一位英国青年克里斯维兹来到这里，任英文课教师。他童年时期就成了孤儿，跟弗朗西丝有着同样的遭遇和命运。他发现这个瑞士姑娘聪明、勤学，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这所学堂里的女管事佐拉伊德嫉妒他们的幸福，将弗朗西丝解雇了。克里斯维兹一怒之下辞了职，在一个风雨之夜找到了弗朗西丝，她唯一的姑妈也去世了，她只身一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他们的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纯真的爱情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两个青年在人生的道路上互相鼓励和帮助，终于结成了幸福的伴侣。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有力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制度。

夏洛蒂由于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艾玛》没有完成，一八六 年在杂志上只发表了一些章节。

勃朗特妹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焕发着独特奇异的光彩。她们的小说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令人留恋赞叹。人们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无不才华横溢的勃朗特姊妹的早逝而惋惜。如果她们不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将会留下多少光辉的著作！勃朗特姊妹的早逝是时代的悲剧，

也是世界文坛的莫大损失。

主要作品介绍

勃朗特姊妹在英国文学史上像三朵艳丽的奇葩，她们刚刚显露出才华，就遭到贫困和疾病的裕残而脉溶了。夏洛蒂时寿命算是屈长向，才仅仅活了三十九岁。她一生写了四部小说：《简·爱》（1847）、《谢利》（1849）、《维莱特》（1853）和《教师》（1855）。其中，《简·爱》是她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艾米莉被人们认为是三姊妹中最有才华的姑娘。她一生中除了写过一些抒情诗外，只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她们的小妹妹安妮虽然也写过一些作品，但与上述的作品相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显得不够成熟。因此，这里只介绍夏洛蒂的《简·爱》、《谢利》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简·爱》

《简·爱》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姑娘在人生道路中，不畏强暴的恶势力，勇敢地追求个人的幸福，终于获得真正爱情的故事：

黄昏前，灌木丛中响起沙沙的风声，不一会儿便下起雨来。里德太太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兴致勃勃地跟她的三个孩子聊天。她是一个装束典雅，外表看来似乎温柔的女人，但对佣人却很凶狠，在这座庄园里她是说一不二的主人。她的丈夫里德先生已于九年前死去了，除了给她留下三个孩子外（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个骨瘦如柴的外甥女。这个昔命的孩子名叫简·爱，她出世后不久，父母就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寄人篱下，过着眼佣人差不多的生活。

这一天，简·爱看到舅妈的三个宝贝儿：伊丽莎，乔奇安娜和约翰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就悄悄独自地走开，溜进了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那儿有一个书架，她爬上窗口，蜷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然后又用猩红色的帷幔把自己隐藏起来，像坐在神龛里似地偷偷翻看着一本带插图的书。

约翰，里德十四岁，比简·爱大四岁。他长得又粗又胖，皮肤黑黑的，平时总是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瞪着简·爱。他来到小屋子里寻找简·爱，气势汹汹地挽起袖子说：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看书。”

“哼，你乱翻我的书架，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他说着便举起一本书朝简·爱打去，她惊叫着住旁边一闪，正好跌倒撞在门上，鲜血从头上流了出来。简·爱对表哥向来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可这次，她心中的仇恨骤然压倒了恐惧。她满脸血污，摇晃着身子从地上爬了起来，愤怒地指着约翰说：“你像杀人的凶手——你像奴隶主——你像罗马的暴君！”可是，舅妈知道后不仅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把简·爱锁进一间阴森可怕的红屋子里。天黑了，室内暗淡无光，雨点像辛酸的泪水，无情地敲打着玻璃窗；风声像悲切的哭泣，一声比一声凄厉。简·爱又惊又怕，在痛苦和绝望中昏厥了过去。

狠毒的里德太太决意把简·爱赶出家门，派人把她送到五十英里以外的一所名叫劳渥德的慈善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坐落在荒凉的山谷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居住拥挤，伙食很差，早餐是稀粥，午晚两餐是粗劣的面包和开白水。有时，竟连这样的饭也不让孩子们吃饱。

一天，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带着服饰华丽的妻子和女儿来巡察学校。他是这所慈善学校的管理人，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像对待奴隶一样苛待学校的师生，为了填满自己的私囊，他挖空心思地克扣学校经费。

“我养育这些女孩子不是要她们养成奢侈放纵的习惯，而是要使她们吃苦，忍耐，克己……鼓励学生们在暂时的困难情况下显出勇气来……”他常常厚颜无耻地在人前这样说。他的形象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是一根不祥的黑柱，一座预示着灾难的黑塔。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早就听里德太太谈起过简·爱。这次他来到学校，一眼看见她就立刻宣布说：“这是个爱说谎话，忘恩负义的坏孩子！”他下令让简·爱站在高凳子上示众。

简·爱站在那里，觉得欢人的眼睛像火一样烧灼着她的皮肤。她感到喉咙发紧，呼吸紧张，真想痛哭一场。然而，她却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倔强地昂起头来，不肯让泪水涌出眼眶。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理论是“用惩罚肉体来拯救灵魂”，他的法规森严，孩子们经常遭到鞭答、罚站、示众、挂牌子等体罚。

劳渥德所在的那个覆盖着森林的山谷，是雾和瘴病的发源地；瘟疫随着春天的来临，把斑疹伤寒也吹进了这座遍地污泥浊水的学校。八十个女孩子中有四十五个病倒了，其中有一个名叫海伦·彭斯的姑娘是简·爱在患难中结交的最好的朋友。她聪明，爱读书，喜欢思考。可是，因为生活料理得不够整洁，经常遭到斥责和体罚。简·爱十分同情她，常常跟她在一块儿读书交谈。海伦笃信宗教，对强加在她身上的无端惩罚从不抱怨；然而，简·爱却不那样，她觉得人要有个性，而不应当默默忍受屈辱。

可怜的海伦患病后无人照料，被送进劳渥德学校里一位善良的女教师坦普尔小姐的房间里。简·爱偷偷去看她，隔着一层半掩着的白色帐子，轻轻地喊了一声“海伦”。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吧……”海伦仰起她那张苍白的脸，声音微弱地问。

“不，不，海伦！”简·爱竭力咽下泪水，安慰她说。

黎明时坦普尔小姐回到房间，发现简·爱躺在海伦的床上，胳膊搂着海伦的脖子，睡着了；而海伦——却死了。

简·爱在劳渥德学校里生活了八年，她一直把坦普尔小姐看成是她自己的母亲、保护人和最亲密的伴侣。

坦普尔小姐容貌秀美，仪态端庄，举止谈吐彬彬有礼，使谁见了都不由得产生一种崇敬之意。她还非常博学，简·爱的绝大部分学识都是她传授的。她那善良的心肠和娴静的性格也给简·爱很大的影响。但是，坦普尔小姐同一个牧师结了婚，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这天早晨，当坦普尔小姐的马车消失在小山背后时，简·爱突然感到内心很空虚，仿佛那平稳的心绪和周围宁静的气氛也随着马车跑得无影无踪了。她厌倦了八年来修女般枯寂沉闷的生活，劳渥德的空气使她感到窒息。她渴望自由，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新安排生活。她想：“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那里面有许多艰险，但是也存在着对生活的真正阅历。有勇气到那个广阔世界中去的人们，将会在那里遇到各种希望、恐惧、感受和激动人心的事物。”于是，她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想谋取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

一个星期过后，简·爱得到了回信，有人聘请她到桑菲尔德庄园给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当家庭教师。信上说明桑菲尔德庄园坐落在繁华的米尔考特城附近。简·爱欣然同意了。她向往独立的生活，陌生的桑菲尔德庄园激起她无限美好的想象。是啊，她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天地，但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十月里的一天清晨，简·爱满怀信心地上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天黑前来到了桑菲尔德庄园。她受到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的热情接待。

第二天早上，太阳从鲜艳的蓝色印花窗帘缝隙间照进屋子，照亮了糊着墙纸的四壁和铺着地毯的地板。这情景同劳渥德光秃秃的地板和沾污的灰泥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环境的明亮和舒适使简·爱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她感到：“生活中一个比较美好的时期正在开始。它是一个既有荆棘和辛苦又有鲜花和欢乐的时期。”

桑菲尔德庄园位于寂静的群山之中，前边有一块葱绿的草坪和一片开阔的牧场，靠近庭院的一侧长着一排粗大的荆棘丛。小山坡上有一个小村落，远处还能看到教堂钟楼的尖顶。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爽。简·爱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这家庄园的主人名叫罗彻斯特，他平常不在家。庄园里除了一般佣人外，只有费尔法克斯太太和简·爱的学生阿黛尔——一个七八岁的法国小姑娘。她天真活泼，惹人喜爱。简·爱跟她相处得很好，日子过得十分舒适、平静。

但是，充满青春活力的简·爱对这种生活并不满足。不久，她就开始感到厌倦，常常独自登上阁楼，向远处眺望那僻静的山林和田野。她渴望看到桑菲尔德以外的那生气勃勃的世界，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知识，结识更多的人，以充实自己的平淡生活。她想：“说什么人类对平静应该感到满足，这是空话；人们必须有行动，如果找不到行动，就应该创造。妇女一般被看成是极其宁静的……她们受到过于严厉的限制，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的……”

秋去冬来，她在孤寂中打发着时光。正月的一天下午，阿黛尔受了凉，简·爱第一次出门到二英里外的干草村去寄信。

简·爱沿着干草小路缓慢地朝前走着。太阳徐徐西沉，晚霞的光辉渐渐暗淡下来。她一边走一边欣赏着野外的风光。走了一段路后，她便在路旁坐下来休憩。简·爱长期深居宅内，偶尔见到野外的景象感到格外新鲜。她在那儿坐了很久、很久。旷野里飘起邻近村庄做晚饭的炊烟。

这时，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打破了黄昏的寂静。一位绅士模样的人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飞也似地奔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只奇怪的狮头猎犬。狭窄的小路覆盖着一层薄冰，那人走了不远就哎呀一声从马背上摔下来。猎犬看见它的主人处在困境中，听到马在呻吟，便昂起头来向着暮霭笼罩的群山狂吠。

简·爱急忙跑上前去，在朦胧的月色中看清那位摔伤的骑马人原来是个中等身材，肩膀宽阔的中年男子。

“您受伤了吗，先生？”简·爱怯懦地问。

他低声咒骂了几句，可是听不清他说的什么。最后，他摇了摇头说：“没办法，我只好借助你了。”他把一只沉重的大手放在简·爱的肩上，一瘸一拐地走到他的马跟前。他一抓住缰绳，就立刻把马制服了，于是跳上马鞍，但跳的时候他可怕地皱着眉，因为这使他扭伤的脚踝疼痛起来。

“谢谢你，”他用带马刺的鞋跟猛一刺马，那匹骏马先是受惊，两条后腿直立起来，接着就飞驰而去，狮头猎犬紧跟在后面，瞬息间都不见了。

简·爱回来时，只见在路上看到的那条狗蹲在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房间里。一个女佣人告诉她说，罗彻斯特先生在路上受了伤，刚刚从外面回来。这时简·爱才知道，她遇到的那个人正是庄园的主人。

罗彻斯特先生的归来，打破了桑菲尔德像坟墓一样的沉寂。阴森、冰冷的庄园顿时活跃起来。他的代理人和佃户们来找他办理事务，出出进进，门铃声和脚步声连续不断。小阿黛尔也像一只快活的小鸟，兴奋地谈论着罗彻斯特先生，猜测他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礼物。

简·爱在桑菲尔德三个月，曾听费尔法克斯太太谈起过主人，说他是正直博学的人，曾到过不少地方，见过许多世面。

罗彻斯特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便邀请简·爱带着阿黛尔同他共用茶点。

他大约四十岁，长得虽不漂亮，但却有一副刚毅的面孔。简·爱觉得他身上充满活力，具有一种特殊引人注目的风采。他不像一般绅士那样温文尔雅，而是不拘礼节，谈吐直率，使人感到不受拘束。

他把简·爱在劳渥德画的几幅速写和油画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望着简·爱说：

“我看得出来这些画都出自一人之手，是你画的吗？”

“是的。”

“你的摹本是从哪儿来的？”

“从我自己的脑袋里。”

“就是我现在看见在你肩上的那个脑袋吗？”

“是的，先生。”

“里面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吗？”

“我想也许有，我希望——还有更好的。”

罗彻斯特先生沉吟了半晌，最后说：

“你掌握的艺术家的技巧和知识还不够，没法把你的思想充分表现出来。不过，就一个女学生来说，这些画已经算是罕见的了。”

简·爱是个贫困无依的姑娘，无论是在里德舅舅家，还是在劳渥德学校里，都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微不足道。她受人歧视，从来没有享受过平等的待遇。桑菲尔德主人对她表示出的友好和尊敬，使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抚慰。

简·爱常常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解，有时简直入了迷，如同跟随他一起游历了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一样。这一切对一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人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和动人。简·爱感到生活中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使人振奋，使人喜悦。她觉得自己的视野扩大了，枯燥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从罗彻斯特同她推心置腹的谈话中，简·爱逐渐开始了解这位孤僻的主人罗彻斯特先生了。

温暖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一切绿的生命都蓬蓬勃勃地沐浴在春光里。一天下午，简·爱偶尔在庭院里碰见了罗彻斯特。他邀她沿着一条长长的山毛榉树的林荫道散步，并讲起了他年轻时的一段痛苦经历：他从二十一岁起，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漫游了大半个世界。因为命运错待了他，他没有理智来保持冷静，曾度过一段很不检点、自暴自弃的放荡时光。在巴黎，他曾热恋过一个法国歌剧舞蹈家塞莉娜·瓦朗。对于他的爱情，塞莉娜宣称要用更高的炽热来回报。他告诉简·爱：“这位法国美女竟选中了我这个英国侏儒，使我受宠若惊。我便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给她配备了一整套的仆人、马车、珠宝服饰等等。总之，我像任何别的痴情人一样，开始用大家普遍接受的那种方式毁掉自己。我的命运也就像所有的痴情人一样不幸。有一天晚上，我偶然到她的旅馆去看她。她出去了。我坐在阳台上望着灯火辉煌的都市夜景……我清楚地看见一辆由一对漂亮的英国马拉着的精美轿式马车驶过来。这是我送给她的车子……她走下车来，身后并跟着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恶少……由于塞莉娜对我的背叛使我当即解除了我对她的保护。第二天，我同那个恶少决斗，打伤了他的胳膊。可是不幸，塞莉娜在六个月以前，把她的私生女儿阿黛尔给了我，硬说她是我的女儿。我没有承认，因为我不是她的父亲。……后来，她母亲遗弃了她，同一个音乐家私奔了。我听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孤苦伶仃，就把她从巴黎的泥塘里拉出来，移植到这里，让

她在英国花园的沃土中干干净净地成长。

“……我四处徘徊，在流浪中寻找安宁，在放荡的主活中寻求快活。我虽然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可我厌恶那种生活，厌恶我周围的一切……”

简·爱渐渐发现罗彻斯特同她所蔑视和痛恨的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并不一样。他是那个社会的弃儿，受害者。他本性善良，有着一颗受了伤的纯洁的心。简·爱相信，他的忧伤，他的粗暴和以前道德上的缺陷都是从他的残酷命运中产生出来的。那不幸的命运使他失望以致堕落，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她能够谅解他。她应当用体贴和温暖来减轻他的悲哀，医治他心灵上的创伤。

罗彻斯特见惯了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从没得到过如此真挚的友谊。他的心开始慢慢地在春天的雨露中复活了。

十八岁的简·爱长得柔弱瘦小，没有动人的外表，可她有一颗纯洁的心。罗彻斯特觉得她跟上流社会中的那些艳丽、虚伪、自私、一味追求虚荣和享受的夫人小姐们是那么不同，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一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高尚的女性。于是，他对简·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愿意接近她，盯着她那轻柔恬静的身影，仔细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捕捉着她脸上的每一丝微笑，每一缕愁思，窥测她内心的活动。他很快就发现简·爱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女子。她聪明、诚实，藐视权贵。她不受世俗的约束，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活生生的，不安宁的，意志坚定的小鸟，只要重获自由就会高高飞到云端”。

罗彻斯特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类许多美好的品质，并从她的同情和关怀中得到了真正的安慰和鼓舞。这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恰似一团熊熊的火焰，重新燃起了他对生活的勇气和希望。他终于找到了理想中的女人。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却在平静的生活中发生了。

一天夜里，一阵魔鬼的笑声——低沉、压抑——似乎就从简·爱房间的钥匙孔那儿发出来的。简·爱吓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大声喊了一声：“谁？”

这时只听有什么东西在咕咕地响着，呻吟着。过了一会儿，有脚步沿着过道朝三楼楼梯口走过去。简·爱匆匆忙忙穿上外衣，披上披巾，手哆哆嗦嗦地拉开门闩，打开了房门。一股烟雾从罗彻斯特房内冲出来，夹杂着浓烈的物品燃烧的气味。罗彻斯特的帐子已经着了火，火舌在床四周跳动，他在火焰和烟雾的包围中正一动不动地伸着手脚熟睡着。

“醒醒！醒醒！”简·爱使劲推着罗彻斯特喊道。他却只嘟哝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简·爱急中生智，端起屋里的脸盆和水罐就往床上泼，床上的火焰终于被扑灭了。

第二天早晨，罗彻斯特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他的突然离去使简·爱感到茫然，前一天夜里的情景不禁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她似乎又看见了他的神情，听到了他的话语。

“嗨，你救了我的命！而你却从我身旁走过去，仿佛我们素不相识似的！至少该握握手吧。”

当时他伸出手，简·爱也朝他伸出手去，他先是用一只手握着，后来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

“你救了我的命，我很高兴，欠了你那么多恩情，……可我并不感到你的恩典是个负担，简。”

他停下来，凝望着简·爱；几乎看得出话语在他嘴唇上颤动……

“我早就知道，你会用某种方式，在某个时候帮助我；我第一次看见你就从你眼睛里看出来：它们的表情和微笑并不是……”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无缘无故使我从心底感到欢乐的。”

他的声音里有着奇怪的魅力，目光里充满了奇怪的激情。

简·爱觉得自己当时也有着同样的激情，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情。她的心甚至由于激动而颤抖起来，也许这就是爱情。是的，她爱上了罗彻斯特。她渴望再见到他的面容，再听到他的声音。简·爱似乎感到自己在欢快而不安的海洋上颠簸。在那海洋里，烦恼的巨浪在欢乐的波涛下翻滚。时常有一阵由希望激起的飓风把她的心灵吹向胜利的彼岸，偶尔从陆地上刮来一股逆风，又把它吹回去。简·爱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样一位有名望的绅士能娶一个贫贱的姑娘做妻子吗？一想到这里，她又不禁忧郁起来。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时告诫自己，要用理智抵抗痴迷，用判断阻止热情。她决心要把这种爱情深深地掩埋在心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罗彻斯特没有回来。十天过去了，仍然不见踪影。两个星期过后，罗彻斯特先生终于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一群豪绅贵妇。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她身穿雪白的衣裙，像月亮女神一样美丽：身体修长，胸脯丰满，袒露的肩膀白嫩细腻，那乌黑的眸子像珍珠一样闪光。她举止优雅，处处给人一种出身高贵的傲慢感觉。她的钢琴弹得很出色，嗓音也甜美悦耳，在众人眼睛里显然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郎。

简·爱早听到人们在私下谈论着英格拉姆小姐将同罗彻斯特订婚的事情。这意外的打击使简·爱感到非常痛苦。

简·爱暗中观察罗彻斯特和英格拉姆小姐的举动，注意倾听他们的谈话。简·爱敏锐地感觉到，他们俩除了门第相当之外，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英格拉姆小姐的外表虽然很动人，但她的内心却很空虚，恰如一片废墟，在这片土地上是不会开出自发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来的。英格拉姆小姐并不真爱罗彻斯特，她在他的面前故作姿态，只不过是博取他的欢心而已。简·爱觉得这种没有爱情，完全取决于金钱吸引的结合，决不会给人带来幸福。

简·爱的看法果然没有错。

一天傍晚，罗彻斯特化装成女巫在图书室里等待着简·爱。他假装“算命”，婉转地暗示简·爱说，这座庄园的主人不会娶英格拉姆小姐为妻，“机会”也同样给简·爱留下了幸福和希望。只要她肯伸出手去，就可以把幸福夺过来。简·爱感到非常惊奇，听她那声音很熟悉，看她那小手指上戴着的戒指，上面镶嵌着的正是那颗简·爱以前经常见到的宝石。

罗彻斯特摘下帽子，无限爱抚地凑近简·爱问道：“你原谅我吗，简？你一声不响地在想什么呢？……”

“表示奇怪和自我庆幸，先生。我想，你现在可以允许我走了吧？”

“不，待一会儿；告诉我，人们在休憩室里都是怎么谈论我的？”

“哦，罗彻斯特先生，有一位陌生客人来到这里，你知道吗？”简·爱突然对他说。

“一位陌生客人！——不知道；可能是谁呢？……”罗彻斯特纳闷地说。

“他姓梅森，先生。我想他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从牙买加的西班牙城来的。”

不料，罗彻斯特握着简·爱手腕的手痉挛起来。他面色变得苍白，仿佛被人猛击了一拳，身子也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显然，梅森的到来使他受到威胁，他的眼睛里又出现了简·爱所熟悉的那种忧郁的神色。

当天夜里，楼上传来一阵尖厉的惨叫声。庄园里所有的客人都被惊醒，懵懵懂懂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乱作了一团。罗彻斯特带着简·爱来到三楼。简·爱吓得浑身哆嗦起来，原来是梅森先生被人刺伤了！罗彻斯特把他交给简·爱护理，他独自离开庄园，悄悄地去给受害者请医生去了。简·爱端详着梅森那瘦弱的身躯和苍白的面孔，怎么也不理解，那刚毅坚强的罗彻斯特，为什么要惧怕这么个人物？

翌日清晨，罗彻斯特便护送梅森先生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

简·爱自从离开盖兹海德庄园后，从未回去看过舅妈。这一天，同简·爱断绝了九年关系的舅妈里德太太，突然出人意料地差人前来接她回去。

舅妈家前来接她的马车夫，身穿重孝。简·爱从他那里得知，盖兹海德庄园如今已经败落。放荡不羁的表兄约翰由于沉迷于酒色之中，奢侈无度，家业早已挥霍殆尽。他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了。舅妈听到儿子的噩耗，终于忧郁成疾，卧床不起。

简·爱来到盖兹海德庄园门前，不禁想起九年前她离开这里的那个阴霾、寒冷的早晨，想起她当时的那种绝望和被人遗弃的心情。九年过去了，她自豪地感到如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回来了！

伊丽莎和乔奇安娜冷冰冰地接待了简·爱。九年的时光虽然改变了她们的容貌（一个变得阴郁、沉思、酷似一个修女；另一个出落得丰满俊俏，好像烟花巷里的名妓），却丝毫也没有改变她们九年前对简·爱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

里德太太躺在病榻上，她那双冷酷的眼睛，以及微微抬起的专横的眉梢，仍像以前一样严酷无情。简·爱强按捺下由于见到这张脸所激起的愤怒和厌恶，希望同这个生命垂危的人消除往日的怨恨，重新言归于好。

但是，里德太太却一直对简·爱怀恨在心。她不仅在当年把简·爱送到劳渥德学校去受苦，而且后来还对这个孤女进行了更加恶毒的报复。她曾欺骗简·爱的叔父说，简·爱已经死了，不愿让简·爱的叔父收养她。这个可恶的女人直到临死前还向简·爱发泄她的刻骨仇恨。她认为自己的不幸完全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孤女造成的。她对简·爱的命运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怜悯。

里德太太临终前，她的两个女儿谁也不愿照料她。她们对母亲的病，兄弟的死以及家庭的遭遇根本不关心。她们只盼母亲快死，各奔东西。姐妹俩互相倾轧，嫉妒，没有一点儿姐妹之情。里德太太刚一合上双目，她们就各自携带私物离开了庄园。从此，盖兹海德庄园便永远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当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庄园时，那些客人们早已散去。她和主人重逢，心情很快活。可是当她看到罗彻斯特已经为他和英格拉姆小姐的婚礼买好了马车，一种难言的痛苦又在咬噬着她的心灵，她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于是决定离开桑菲尔德庄园。

仲夏的黄昏，简·爱漫步在花园的树丛中，那里树木葱茏，鲜花盛开，散发出迷人的芳香。简·爱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到尽头，最后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停下来。她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丰富、愉快的生活。在这里，她没有受到歧视，没有感到压抑，她曾同她所

尊敬的人朝夕相处。如今要离开这里，她不禁感到惋惜和悲伤。

碰巧，罗彻斯特也漫步来到了这棵大树下。他恳求简·爱留在自己的身边。

简·爱听了气愤地说：“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你以为，我穷、低微、矮小、不漂亮，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错了！我和你一样，有饱满的心灵，和你一样，有丰富的感情。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世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的人，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罗彻斯特重复了一遍——“就这样，”他又说，一把抱住简·爱，把她搂在怀里，把嘴唇紧贴在她的嘴唇上，“就这样，简！”

“我不是小鸟；没有罗网捕捉我；我是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我现在就要运用我的独立意志离开你。”

简·爱虽然珍视罗彻斯特的友谊，可她一刻也没有忘记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不能容忍罗彻斯特既要娶英格拉姆小姐，又要把她留在桑菲尔德的想法。她的高尚的情操和发自肺腑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罗彻斯特，他终于向简·爱吐露了真情。

“我并不爱英格拉姆小姐，”罗彻斯特说，“我这样做不过是想考验你一下。”

罗彻斯特还告诉简·爱说，他根本不相信那个虚伪、浅薄、利欲熏心的英格拉姆小姐会对他有什么感情。漂亮的英格拉姆追求的不是他的心灵，而是他的财产。因此，他故意放风说，他的财产连人们猜想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果然使英格拉姆小姐大失所望，悻悻地离开了桑菲尔德。

“唉，我对你有一种奇特的感情，”罗彻斯特说：“特别像现在这样，你接近我的时候，就像我在肋骨下有根绳子，紧紧地、无法解开地和你小小身体里同样地方的一根类似的绳子牢牢结在一起。如果那汹涌的海峡和两百英里的土地把我们隔开了，我怕我们之间的纽带就会断裂；我颤抖，我感到我的内脏在流血。”

罗彻斯特真挚的感情使简·爱相信并接受了他的求婚。深夜，简·爱坐在罗彻斯特的身旁，犹如从离别的恶梦中醒来，被唤入欢聚的乐园。她陶醉在幸福的幻境中。

罗彻斯特的狂喜似乎渗进了一些惶恐和不安。他紧紧地把简·爱搂在怀里，深沉地说：“上帝饶恕我！不要让别人来干涉我。我得到她了，我要守住她。”声音因异常的激动而有些发抖。

婚礼佳期终于来临，经过一番磨难，一对恋人就要成为眷属了。

可就在结婚的前夕，又出现了不祥之兆。一个高大、古怪而可怕的女人夜半闯进了简·爱的卧室，把她结婚用的美丽的纱巾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上，用脚踩踏。那个女人是那么可怕，简·爱在桑菲尔德从没见过这样一张陌生的面孔！

婚礼是在桑菲尔德肃静简陋的教堂里举行的。没有男女宾相，没有亲友，更没有簇拥的人群。除了牧师，只有新郎和新娘两个人。

仪式开始了。当婚礼进行到一半时，却被两个偷偷溜进圣坛的人阻止了。他们宣布这桩婚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简·爱定眼一看，原来不是别人，

正是前些日子在桑菲尔德被人刺伤的梅森先生和他的律师。他们说，罗彻斯特的原配夫人，梅森的姐姐，还活在这人世，住在庄园的三楼上。根据法律规定，在未解除婚约之前，罗彻斯特不能再与另外的女人结婚。最后，罗彻斯特也承认他的妻子还活着，并领着简·爱和其他人来到庄园三楼，去看望他的那位“夫人”。

门锁打开了。人们看到的竟是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污垢的疯女人，是她烧了她丈夫的床铺，用刀刺伤了自己的弟弟，撕碎了简·爱的纱巾。

原来，罗彻斯特的父亲是个爱钱如命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绅士一心要把全部财产留给长子罗兰。然而，为了维护门庭的声望，他让罗彻斯特跟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儿缔结了姻缘。这户人家是老绅士的旧友，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和商人梅森先生。他愿意给女儿三万英镑作陪嫁。罗彻斯特大学毕业后，便被送到牙买加去成亲。罗彻斯特当时看到梅森小姐有倾城的姿色，经不起诱惑，便匆忙地同她结了婚。

婚后，他才发现受了骗，梅森小姐一家三代都有精神病。罗彻斯特的父亲为了三万英镑，竟无耻地把儿子的前程毁灭了。

梅森小姐性格乖戾粗野，是个淫荡无羁的女人。罗彻斯特的婚后生活一直很苦恼。后来，梅森小姐像她母亲一样完全疯了。在这期间，罗彻斯特的父亲和哥哥也相继去世，他继承了家业，成了富翁。然而他的青春已经消失，声誉也被玷污。他无法合法地摆脱对这个疯女人的义务，只好把她锁在庄园里。

罗彻斯特曾只身漂泊到欧洲大陆，幻想在上流社会中寻找一个善良聪明的女性。可是，他所见到的那些年轻貌美、全身珠光宝气的女人，个个自私、狠毒，在那华丽的服饰下都掩藏着一颗丑陋的灵魂。他开始失望了，由于怨恨，他放荡堕落下去。可是那纵欲无度的生活，却只能加重他精神上的苦恼和创伤。

罗彻斯特终于厌倦了上流社会，带着一颗愤懑和悔恨的心，回到了桑菲尔德。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简·爱。他从简·爱的身上看到了上流妇女们所不具备的可贵品质。他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她。他害怕简·爱知道真情拒绝他的爱情，因此欺骗了她。罗彻斯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简·爱，乞求她的宽恕。

简·爱从新娘的梦幻中醒来。她没有眼泪，但感到自己的心在泣血，在呐喊：“我的生活在哪里？前途在哪里？”她很快就宽恕了罗彻斯特。她深知罗彻斯特爱着她，而他也正是自己所寻求的男性。但由于他的疯妻还活着，简·爱不得不拒绝他的爱情。她必须离开桑菲尔德，如果她不这样做，那就只能沦落到情妇的可卑地位。

朦胧的黎明在院子里发出闪烁的微光，桑菲尔德还在沉睡中。简·爱蹑手蹑脚从小门走出去，离开了庄园。这是个可爱的夏日之晨，可是她却无心观赏那初升的朝阳，碧盈盈的天空和那正在醒来的大自然。她一边哭着，一边沿着一条孤寂的路独自走着。她像个神经错乱的人那样走得很快。那从内心产生的一种软弱蔓延到四肢，她眼前一黑，跌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但是，她一会儿又爬了起来，用手和膝盖向前爬，接着便站了起来——像以前一样急切而坚定地朝大路走去。

她在茫茫的荒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终于筋疲力尽，跌倒在一家人名叫瑞佛斯的门前。瑞佛斯一家人见她无依无靠便收留了她。圣约翰·瑞佛斯是一个

乡村的牧师，他的两个妹妹黛阿娜和玛丽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待简·爱就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温存。简·爱也很喜欢他们，很快就同他们结下了亲密的情谊。在他们的照料下，简·爱恢复了健康。后来经圣约翰介绍，简·爱又到教堂的小学当上了乡村教师。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圣约翰突然来到简·爱居住的小屋，给她带来了意外的消息：她的叔父已经去世了，临终时给她留下了二万英镑的遗产。简·爱还得知原来瑞佛斯兄妹就是她的姑表兄妹！

圣约翰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年轻漂亮，面庞像一尊希腊神像。他曾多次向简·爱求婚。他赏识她的才华和毅力，认为她同自己一起到印度去传教，一定能成为他的好助手。但是，简·爱却始终不肯答应做他的妻子。她自从离开桑菲尔德之后，时刻都在思念着罗彻斯特。她经常在睡梦中与他相见，听见他的声音，遇上他的目光，碰到他的手指和脸颊。她曾多次给女管家去信，询问罗彻斯特的情况，却一直不见回音。一年过去了，又一个夏季即将来临，罗彻斯特仍然杳无音信。一天夜晚，正当简·爱准备答应圣约翰的求婚时，她仿佛突然听到罗彻斯特的呼唤声：“简！简！简！”声音是那么痛切、急迫、凄厉……

这呼声终于唤醒了简·爱。第二天，简·爱便乘车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决意亲自去打听一下罗彻斯特的消息。她怀着羞怯的喜悦，朝那熟悉的古老庄园望去，眼前出现的却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简·爱从旅店主人那里得知，自从她出走后，罗彻斯特到处寻找她的踪迹。但是，好长时间探听不到一点儿消息，他变得狂暴了。他打发走了女管家，还送阿黛尔进了学校，割断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把自己关在庄园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白天不愿跨出房门一步，夜里却像鬼魂一样，在庭院和果园里游荡。他那疯狂的妻子终于在一个深夜放火把宅邸烧毁了。罗彻斯特为了从房顶上把妻子救下来，身受重伤，双目失明，成了残废。他妻子也堕楼身亡了。火灾后，罗彻斯特孑然一身，带两个仆人搬到他的芬丁庄园居住去了。

简·爱顾不得休息，按照店主的指点，直奔芬丁庄园。

芬丁庄园距桑菲尔德三十英里，隐没在一片密林中，是个远离人烟，凄凉荒芜的地方。那里的住宅简陋，潮湿，阴冷。火灾后，罗彻斯特搬到那里准备度过残生。

傍晚，简·爱总算找到了芬丁庄园。她远远看见有一个人慢慢走出大门，往草地走去。简·爱马上认出他正是分别了一年多的主人——罗彻斯特先生。她屏住呼吸，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身体仍然保持着原先那健壮结实的轮廓，五官没有改变，没有凹陷，只是脸上的表情更加阴郁绝望，俨然像一只被弄瞎了双眼，关在笼里的雄鹰。他茫然地仰望天空，看得出来，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漆黑一片。他伸出右手，似乎是想摸出周围有些什么。他摸到的只是沉寂的空虚；他仰起头，失望地站在风雨中叹息起来……

简·爱跟着他走进屋里。他摸索着抓住了对方的手，大声地嚷道：“这正是她的手！”他说着搂住简·爱的肩膀和腰。

“简·爱！——简·爱！”罗彻斯特激动地喊着。

“我亲爱的主人，”简·爱回答说，“我终于又回到你这儿来啦。”

“你，你要跟我待在一块儿吗？”

“当然。我要做你的护士，你的管家，你的伴侣——给你念书，陪你散

步，和你一起坐着，侍候你，做你的眼睛和手。别再显得那么忧郁吧，我亲爱的主人；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让你孤零零地一个人待着。”

罗彻斯特却因为自己已经残废，不愿意让简·爱为他做出牺牲。

“你不能牺牲自己嫁给一个残废人！”

“罗彻斯特先生，”简·爱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我来说，做你妻子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这不是牺牲！我牺牲了什么呢？牺牲挨饿得到食物，牺牲期待得到满足。有特权用胳膊搂抱我珍视的人——用嘴唇亲吻我心爱的人——依靠我信任的人；这是做出牺牲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当然是喜欢牺牲。”

重逢后的第四天，他们便在一所小教堂里结婚了。

他们结婚后的生活很美满。起初，罗彻斯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简·爱精心地护理他。罗彻斯特通过她的眼睛驱走了黑暗，看见了田野、城镇、树木、云朵和阳光，摆脱了失明的苦恼。

两年后，罗彻斯特的右眼经过治疗恢复了视力，他终于又看见了他自己衷心爱戴的，给他重新带来光明的妻子。

夏洛蒂在《简·爱》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勇敢、正直和富有斗争精神的女性。她出身贫贱，从小寄人篱下，受尽了折磨和蹂躏。但她在邪恶的势力面前始终不屈服：舅妈的恶毒咒骂，表兄的无情殴打，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对她的人身侮辱都没有使她丧失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她身上有着一一种“一般妇女所不具备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在劳渥德慈善学校里，她同情弱者，仇恨那些欺侮和凌辱她们的伪善者。有时小伙伴们无端遭受鞭笞和体罚，简·爱总是体贴和安慰她们，甚至鼓动她们采取行动对抗这种暴行。

她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是她的典型性格特征。但是，我们不能把这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天生的美德。这是她所处的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赋予她的特殊气质。当时，妇女反抗社会压迫和社会偏见，争取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的愿望和要求，是与工人阶级的最初觉醒和斗争紧密相连的。这一特点在简·爱同罗彻斯特的爱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憎恶上流社会中人们过的那种“没有灵魂”的空虚的生活，讨厌那些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资产阶级少爷和小姐。她追求高尚和纯洁的爱情。罗彻斯特是上流社会的“弃儿”，是“受害者”，他的心被冷酷的社会“僵化”了，他变得性格粗暴，玩世不恭，并以此向社会进行报复。简·爱同情他的遭遇，给予他温暖，唤醒他那被蒙上了一层灰尘的善良天性。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的“把圣徒变成魔鬼”的社会进行挑战 and 反抗，因此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简·爱的形象同夏洛蒂同时代的作家们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有着独特的风采。首先，夏洛蒂没有因袭守旧，不是按照旧的传统描写多愁善感的丽姝佳人，她的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身材瘦小，相貌平常的姑娘。然而，这个人物却以她那纯洁的灵魂而给人以美感。作家能如此生动地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塑造成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充分地显示出她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萨克雷十分欣赏夏洛蒂在《简·爱》中塑造的女主人公，他承认说：“我的《名利场》中的培基不是英雄，而是反面人物。而狄更斯也是最不善于描写少女和恋爱的。”但是，夏洛蒂的人物也有弱点。简·爱的斗争性主要表现在婚姻恋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狭小圈子里，这与夏洛蒂同时代的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登》一书中所描写的

女性相比，则显得有些逊色。因为简·爱的这种斗争性，远不如后者所描写的在当时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女性，体现得那么完美。

《简·爱》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它歌颂了一对门第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情侣终于冲破世俗樊笼，在平等和互敬的基础上建立起幸福家庭的纯真爱情。夏洛蒂用她那朴实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简·爱和罗彻斯特二人的恋爱经历。简·爱从未追求过男性的外表美，她最初喜欢罗彻斯特是因为他没有绅士的派头，对人真诚坦率。她觉得自己愿意接近他，仿佛“他是我的亲友，而不是我的主人”。后来，当她了解到罗彻斯特由于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而堕落时，她不是歧视他，疏远他，而是更加亲近他，用她那少女的温柔爱情来医治他心灵的创伤。

罗彻斯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他的身上体现出许多上流社会绅士阶层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不看重门第，轻视财产观念；憎恶上流社会的丑恶和空虚；讽刺和嘲弄它的腐朽淫荡和虚荣伪善。他敢公开对一个身份低微的家庭教师承认自己的堕落，忏悔自己的过失，可见还没有完全丧失善良的本性。因此，简·爱觉得“他是属于我这一类的。我们在心灵、血液和神经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

夏洛蒂通过她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向人们阐明了一个真理：真正的婚姻基础只能是爱情，而真正的爱情又只能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彼此了解和相互吸引上面。只要男女心灵契合，他们的爱情就可以冲破年龄、地位、身世和传统观念的屏障，最后取得胜利。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简·爱》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女主人公简·爱的成长过程，包括她从小寄养在盖兹海德庄园直到后来进入劳渥德慈善学校的悲惨生活。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一直伴随着饥饿、眼泪、瘟疫和灾难。作家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社会上种种反面人物的丑陋嘴脸：从凶残的里德太太和表兄约翰，到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布罗克赫斯特；从贪婪无厌的罗彻斯特的父亲，到爱慕虚荣的英格拉姆小姐。这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作家还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淋漓尽致地揭露出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观，赤裸裸的、商品化的爱情交易和吞噬小生命的“慈善事业”。夏洛蒂饱尝人间的辛酸，她是怀着憎恶向读者展示这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的生活画面的。

这种血泪控诉有力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现实，揭掉了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仁慈、博爱”的虚伪面纱。但是，正如俄国杰出的评论家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人民性不足，抗议力薄弱，避免对社会生活提出严厉坚决的裁判。他们虽然谴责当时的社会，但在思想上仍不能超越那个社会范围。”《简·爱》这部作品也同样存在着上述的弱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它本身的批判力量。

《简·爱》是采用自叙形式写成的小说。书中的女主人公简·爱直接向读者讲述她童年的苦难遭遇，控诉当时“慈善事业”的虚伪性，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现实和世俗道德的吃人本质。作家对她所描写的事情有亲身的体会，加之善于用朴实的语言抒发内心的激愤，这样不仅使人感到亲切，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对书中女主人公的命运更加同情。如：作家在描写简·爱遭到表兄约翰的毒打时，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写道：“在那一个悲惨的下午，我的灵魂是多么惶恐不安啊！”在描写简·爱的小伙伴海伦·彭斯即将离开

人世时，作家又满怀感情地说：“真的，读者，我对她怀有的眷恋之情从没停止过……海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我表示出一种悄悄的忠实友谊……我又怎么可能不对她怀有眷恋之情呢？”这如泣如诉的语言，感人肺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夏洛蒂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无论是贫贱的家庭女教师简·爱，还是有钱的庄园主罗彻斯特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的精神、情操和行为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反映出来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和感人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来的。如：罗彻斯特与英格拉姆小姐“相爱”之后，简·爱由于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毅然决定离开桑菲尔德庄园。但是，她在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却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徘徊在幽暗的园中，恰好罗彻斯特也来到这里。作家有意通过他们即将离别的心情来刻画双方的复杂心理活动。简·爱不愿意，但又不得不离开罗彻斯特的身边；而罗彻斯特却偏要考验她，故意不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再过一个月光景，我就要当新郎了，”罗彻斯特说。

简·爱听了愈发伤心，但她的理智压倒了感情，坦率地告诉罗彻斯特说，她将永远离开他：“真的，我得走！……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

他们的对话既自然又传神，使人感到：罗彻斯特的戏谑话语里流露出真挚的感情；简·爱的责备口吻中带有刚毅的性格。

当这一对情人经过一段磨难之后重逢时，小说达到了高潮。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就表现得更加突出。罗彻斯特已经双目失明，他认为简·爱嫁给自己只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料，简·爱却斩钉截铁地说，她能拥抱和亲吻她心爱的人，依靠她相信的人，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事实上，也正是女主人公的这种大胆泼辣追求纯真爱情的勇气和向往自由幸福的坚定信念，才使简·爱这个人物成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艺术典型。

当然，简·爱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像火焰一样炽热的爱，在当时也的确惹恼了英国社会上的一批卫道的庸人。他们怒骂简·爱是“不知羞耻”的女性。作家在《简·爱》第二版的序言中曾回敬他们说：“……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作品的倾向。在他们眼里，凡是不平常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要提醒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袭击后者。揭去法利赛人脸上的假面具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简·爱》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语言质朴无华，景物描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是它作为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也多少沾染了当时一些流行的言情小说追求离奇情节的毛病。譬如，罗彻斯特的疯妻的恐怖活动，罗彻斯特为了考验简·爱，跟英格拉姆小姐的那段奇异的恋爱，以及简·爱后来意外地获得一笔遗产，回到罗彻斯特身边，等等。但是，尽管如此，《简·爱》仍不愧为一部反映英国十九世纪现实的优秀作品。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作者

荆冠：据《圣经》《马太福音》中说，耶稣钉上十字架以前，被戴上用荆棘编的冠冕，受到戏弄。——作者

《谢利》

《谢利》是继《简·爱》出版两年后问世的另一部小说。

约克郡西里亭群山环绕的白莱亚菲尔特教堂附近，一片平坦的田野旁有一个陡峭崎岖，溪水湍流的峡谷。峡谷深处座落着一家破旧的小纺织厂。

初春的夜晚，月亮和星星都被灰濛濛的乌云遮住，重迭的山峦也掩藏在低垂的云层之中，天穹昏暗，到处黑魆魆的，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工厂主罗伯特·吉勒德·穆尔先生独自一人朝帐房门口走去。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车轮嘎吱嘎吱地碾着碎石路的声音。穆尔以为是他购买的新机器运到了，高兴地大声喊道：

“喂，一切都顺利吗？”

“哼，机器全给我们砸烂了！”

只见一群捣毁机器的工人从车上跳下来，骂骂咧咧地逃跑了。

穆尔手提着灯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凝望着地面，陷入了沉思。他们把机器全砸毁了？这可是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全部产业啊！

前面有一匹马不耐烦地四蹄踢腾着，穆尔惊奇地抬起头来，发现马鞍上缚有一个闪着白光的东西。他拿灯笼仔细一瞧，原来是张折叠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些辱骂他的话。

穆尔愤愤地走进厂房。他看样子有三十岁的年纪，身材高大，脸庞黝黑，略带几分憔悴，但却有一种颇显得粗犷的轮廓，一双灰色的眼睛露出威严的锐光。他是个带有比利时血统的年轻商人，家中世代经商，做生意是罗伯特的祖传职业。不料，后来碰上时局动荡不定，家境败落，他继承下来的“遗产”竟是一笔商行破产的债务。罗伯特从比利时回到故乡约克郡，立志重振家业。因此，他在这个偏僻的角落租下了菲尔赫德的洼地的小纺织厂。

当时，市场萧条，纺织品供过于求，不少小工厂被迫倒闭。洼地工厂的机器设备陈旧不堪，要想节省劳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就必须对工厂设备加以彻底的改革。精明强干的罗伯特，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无奈他缺乏资金，无法大展宏图。这是使他感到极其苦恼的一种精神桎梏。他有时感到自己好像让人家的缰绳勒得很紧，嘴边尽是白沫。他把最后的一点资金全都拿出来购买了新机器。他心里想的只是如何迎头赶上，丝毫不去考虑使用新机器是否会使更多的工人失业，更不去过问那些已经被他解雇的工人们的生活。他的举动引起了当地工人们对他的极大忿恨和仇视。他们骂他是个“冷酷无情的异邦商人”。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新机器在运输途中遭到了工人的阻截，全部被砸毁了。灾难终于落在罗伯特头上，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露出了一副奇特的狞笑。工人的破坏，断送了他的资金和希望。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对破坏者进行报复。这天晚上，罗伯特没有回家，在帐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亲自查点了来上班的工人数字，巡视了厂房、染房和仓库。他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便朝自己的住宅走去。

罗伯特的白色小屋坐落在一条两旁是篱笆和高堤的小巷尽头。时值初春，屋前的草坪和花坛还仍然覆盖着一层斑斑驳驳未融化的白雪。三株长在一起的挺拔的大树耸立在屋旁。树身并不很高，可由于附近没有对手而显得格外威风。

罗伯特还没有吃完早饭，小屋便迎接了一位身披斗篷的年轻姑娘。她是

罗伯特的表妹卡罗琳·赫尔斯通。她得知了机器被破坏的消息，特意赶来安慰他。罗伯特却心事重重，只在她的身边稍呆了一会儿，说了一声“再见”就转身走了。

卡罗琳秉性纯洁善良，是个娴静秀丽的姑娘。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她，后来父亲也因酗酒死去了。她是靠叔父赫尔斯通养大的，如今刚满十八岁，长得像一朵鲜艳的玫瑰，谁见了都喜欢。自从罗伯特从国外归来后，卡罗琳天天都到这所小屋中来。冬天，她常同表哥坐在炉边绘画；炎夏的午后，陪他在南尼利林深处欣赏风光；到了和煦的春日 and 丰盈的秋天，他俩便一起漫步到洼地的矮树丛中。她坐在他身边，侧耳细听五月布谷鸟的鸣叫；品尝九月的坚果和熟透的黑草莓。她把它们一枚一枚，一颗一颗放进罗伯特的嘴里……天长日久，卡罗琳对英俊潇洒的表哥产生了感情。可惜，这只不过是一种痴心的单相思。罗伯特一心想着钱，根本没有把表妹放在心上。痴情的卡罗琳常常为此而郁郁寡欢。

一天，罗伯特从外面回来，站在厨房的炉边烤火，卡罗琳恰好站在他的身旁。罗伯特一边烤着柔和的炉火，一边眼睛直望着架子上闪闪发光的黄铜制品。他偶然往下一望，眼光刚好落在一张仰起的脸上，那张让美丽的鬈发遮住的脸倏地绯红起来，一双秀眼也熠熠发亮。罗伯特把手轻轻地放在表妹的肩头上，俯下身子，亲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天真的卡罗琳快活极了，娇滴滴地问了表哥许多问题：

“你快活吗，罗伯特？你喜欢回家吗？”

“你肯定不会为你的机器，你的生意和战争烦恼吧？”

“……”

但是，罗伯特的心却被别的东西占据着，他只是冷冷地回答说：“别再提问题了……我只要钱——地位——事业！”

罗伯特的麻木不仁使卡罗琳十分伤心。后来，罗伯特因反对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同卡罗琳的叔父在政治上发生了分歧。

罗伯特认为，正是因为政府坚持进行了这场不合理的，没有希望的，毁灭性的战争，才使工厂主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使他们在破产的边缘发抖。他工厂织出的棉布失去了销路，像小山一样积压在仓库里，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准会被拖垮，他致富的希望会被碾得粉碎。因此，罗伯特像其他英国商人一样，“以孤注一掷的劲头来谋求和平”。他召集会议，发表演说，请愿，凡是他能北方掀起一个反对战争运动的事他都做了，并煽动了一些比他势力更大的人来反对战争。这伙工厂主和商人结成了集团，只要能求得和平，他们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种叛逆行为激怒了卡罗琳的叔父——老托利党人赫尔斯通先生。他一怒之下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卡罗琳再同罗伯特来往。这更加重了卡罗琳失恋的痛苦。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恐怖和忧虑。

她痛苦地想到，自己将来也许会变成一个老处女，永远嫁不出去。“我大概得做一辈子老处女，”她想。“我会亲眼看见罗伯特跟别人，跟有钱的小姐结婚。……天下哪儿是我的去处啊？”

卡罗琳在苦闷中拜访了两位老处女。她意外地发现，她们虽已临近暮年，两手哆哆嗦嗦，却仍然忙着给穷人缝衣服，做种种善事，日子过得并不空虚。她被她们的坚强和献身精神所感动。从那以后，卡罗琳也经常做一些救济贫民的事情，从中寻找一点慰藉。不过，她却怎么也无法忘记罗伯特·穆尔。

往日的情景仍然在她的心头萦绕，无时不在折磨着她。她那玫瑰花似的脸蛋儿变得凋萎憔悴，身体日益消瘦。她开始思念自己的母亲，渴望离开白莱亚非尔特，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谋生，但是她的要求遭到了叔父的拒绝。

罗伯特·穆尔的机器被捣毁后，他将此案报告了警方，并暗中查出了那次破坏行动的首要人物。

罗伯特开始解雇工人，断绝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使他们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他们有的卖家具，有的卖茶具，但当可卖的东西已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便酝酿起暴乱的事情。工人们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找厂主罗伯特·穆尔进行谈判。罗伯特在厂院里接见了他们。工人代表要求他放慢改革的步伐，不使用机器，而多雇用些工人。罗伯特·穆尔粗暴地回答说：“如果让你或者世间任何张三李四来指挥的话，我是一刻也容忍不下去的……你们要我放弃那些机器，万一我拒绝了，你们就威胁我。我确实要拒绝——爽爽当地拒绝！……我还要采用我高兴采用的各种手段。听了我这番话后，谁还敢来干涉我的事，那只能自食其果。我说到做到，马上就让你们看到这种后果。”这时随着一声尖厉，刺耳的哨声，一名警察提着警棍和拘票走了出来，当场逮捕了工人代表摩西·巴拉克劳夫。罗伯特宣布：他就是上次破坏机器的主犯。其他工人代表见此情景急忙拥上前来营救。罗伯特·穆尔却凶相毕露地对工人们亮出了手枪。

罗伯特·穆尔为了达到分化和瓦解工人队伍的目的，还玩弄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在捕人之后，他又亲自为工人代表团中较有影响的失业者威廉·法伦奔走，给他另谋职业。

丘陵地带的冰雪已经消融了，绿色的田野生气盎然。然而，卡罗琳的心却似乎仍被冰霜所覆盖。每到黄昏，她都像幽灵一样跑到篱栅踏级和荆棘丛中去俯眺洼地小屋。

一天清晨，卡罗琳正在客厅里无精打采地画一束从洼地篱笆下采来的野花，她叔父突然跑进来，要领她到菲尔赫德去拜访谢利·基达尔小姐。

谢利小姐是个女领主，她住在菲尔赫德宅邸里。这是一座古老的峨特式房子，既不华丽也不舒适，里里外外给人一种古旧、杂乱的印象。老式门厅的四壁雕满了怪模怪样的鹿头和鹿角。客厅内黑而光滑的镶板，把墙壁围得阴森森的像古堡一样。房内的一切摆设也很陈旧，显得古色古香。菲尔赫德这份产业每年可有一千镑的收入，加之基达尔家族由于历史悠久，兼享领主的称号，在这一带颇有名望。

老基达尔夫妇本来希望能生个儿子继承这份产业，可是结婚八年后，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就把原来要给儿子取的名字——谢利给了她。

二十一岁的谢利小姐，生得清秀、娴静，深灰色的眼睛，棕褐色的秀发，面部开朗，是个才貌出众、活泼爽朗的姑娘。她的言谈举止豪放潇洒，颇有一种男儿的刚健气质。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总是愿意称自己为“基达尔老爷”。

谢利小姐一见赫尔斯通先生和卡罗琳的面，就问起罗伯特·穆尔的情况。老教区长赫尔斯通气愤地说：“他狭隘、自私，只顾赚钱；反对跟拿破仑打仗！”

“战争损害了他的商业，”谢利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看他是个有勇气的君子。”

卡罗琳听了，也情不自禁地附和说：“当然，他是个君子！”

“哟，你至少是他的朋友，背后还为他辩护。”谢利笑着说。

卡罗琳一下子发起窘来，羞得涨红了脸。但是，她却对谢利小姐产生了好感。

谢利小姐见卡罗琳生得娇嫩娴静，也很喜欢，感到应该对她有点照顾。从此，谢利小姐常常派人去请卡罗琳来跟她作伴。二人很快就变成了一对好朋友。

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角度看，这两个姑娘迥然不同：一个阔绰富有，一个贫苦无依。可卡罗琳在同谢利的接触中，并没有产生依赖或屈从的自卑感。

谢利小姐从不看重金钱地位，她不因自己的财产和领主身份而傲然自得，目空一切。她爱慕渊博的知识，尊崇善良的心灵，愿意同下等人和睦相处。她发现卡罗琳的头脑并不贫瘠，而是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和无师自通的种种道理。卡罗琳天生的趣味竟跟她自己的一样：她读得津津有味书，也是卡罗琳所喜欢的，她讥讽的那些虚情假意，靡丽浮夸的作品，卡罗琳也不喜欢。她们都有辨别真金的慧眼，知道那种炫耀的铁渣只有迷惑人的外表，两人的看法常常十分相似。

有一天晚上，恰巧两人默默地坐在客厅里，海上卷来了风暴，听那低沉凄凉的呼号，仿佛像有个心神不宁的精灵在远方泣诉。卡罗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暗自背诵着一首哀叹人生的诗：

黑夜包围天空，
大西洋波涛汹涌，
我这个命中注定的可怜虫，
乘风破浪往前冲，
失去朋友和希望，
就此离开动荡的家园……

“你可怜诗人在人世间遭受的苦难吗？”谢利小姐问。

“可怜？”卡罗琳回答说。“你决不可能喜欢库柏。他像卢梭一样，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爱。他们对别人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却得不到回报。如果有任何一个女库柏和女卢梭，我肯定她们的命运也同样可怜。”

谢利看出卡罗琳痛苦的原因。“穆尔是喜欢你的，卡罗琳。你对他的爱情不会得不到回报的。”她说。

“他从来没有喜爱过我，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喜爱我。他只是尽量表现能宽容我罢了。”

事隔不久，在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穆尔约谢利小姐一起散步。他对女产业者表示恭维，说了许多讨好她的话。

“基达尔小姐，你的判断会正确地指引你。我自己在遇到困难时也会依靠你的判断力的。”穆尔说。

“今晚有点儿凉，我看你发抖了。”穆尔发现谢利没有披件厚点的披肩，又立刻表示关切地说。“不过，这会儿没有风，我倒觉得挺暖和，有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是我难得的一种愉快。”

“穆尔先生，从前我做小姑娘的时候，我的保姆常给我说洼地出现妖精

的故事。”谢利意味深长地讲起小时候的事情。

“我怕有这样的事，”穆尔轻声地回答道。

“可是，还有比防备妖精更糟的事儿呢，”谢利小姐又接着说。

穆尔听了略有些不安，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谢利小姐要想转身往回走。

“穆尔先生，该回去啦！”

“这么快吗？还早呢。”

谢利小姐伸出手来跟他握别。穆尔感慨地说：

“现在，我觉得，生活不是毫无目标，也不是毫无希望。三个月前，真是难呀！不料，有只手向我伸过来——那么一只纤细的手，可是却有力量，把我从毁灭中救了出来。”

“真的吗？”谢利笑了。

“你这一臂之力给了我一次机会。”

“那你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吧，”谢利说。

“晚安，穆尔先生。”

卡罗琳虽然知道穆尔在追求谢利小姐，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反感。她对谢利小姐的那种超脱不凡的举止，怀有无限的崇敬。她时时留心观察谢利，发现她确实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她的心像圣殿一样神圣，像白雪一样纯洁，像火焰一样炽热……”

邻近的工厂接连不断地遭到工人的袭击。谢利已预感到这种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很快就要波及她自身的利益。于是她坦率地表示说：“我要做的是防止出现灾害，为了缓和这种痛苦生活，从而使这种憎恨变得小些，我要从我的大量钱财中，拿出钱来大量施舍……”，“这不是我个人的良心……而是我作为一个地主和领主的良心……为了安我的心，尽力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我决意要做一连串的好事。”她深谋远虑，请来了牧师和几个老处女，想用兴办慈善事业的办法来平息工人的愤怒情绪。

然而，罗伯特·穆尔对她这种妥协主张却表示怀疑。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慈善救济能使工人阶级安静下来的事儿，慈善事业决不会使他们感恩戴德。”他预料，工人会把这种救济看作是对他们的侮辱。

事情果然不出罗伯特所料，就在庆贺慈善救济盛宴的当晚，成百的工人袭击了罗伯特·穆尔的洼地工厂。

那是夏日的的一个夜晚，清风徐徐吹来，星儿神秘地眨着眼睛。卡罗琳和谢利小姐尚未入睡，她们最先发现了工人夜袭队伍的行动。她们本想抄小路去给罗伯特·穆尔送个信儿。可当她们穿过田野，爬过篱笆，跨越沟溪来到一片矮树丛时，便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只见白色大道上黑压压的人群在晃动，夜袭者已经紧紧包围了工厂的大院。卡罗琳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要冲过去帮助罗伯特，但她却被谢利坚决地制止了：“怎么个帮助法？用英雄行为去激励他嘛，啐！现在不是骑士时代……而是一场有关金钱、粮食和生命的斗争。”谢利比卡罗琳更了解罗伯特·穆尔，她告诉卡罗琳：“你要去做他心爱的王后吗？他的工厂才是他的情妇……他有了工厂和机器做靠山，他要什么勇气就有什么勇气，也知道该拿出多大的勇气来。他要动刀动枪的，可不是为了爱情或者美人，而是为了帐簿和布匹。别太多情啦；罗伯特可不是个多情的人。”

显而易见，工人们的这场暴动是经过严密组织和充分准备的。他们在统一的指挥下，先砸开了工厂院门。在工厂广场上向守护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枪声、格斗声、冲击声、踩踏声、叫喊声顿时混成一片。工人们在硝烟弥漫的广场上，表现出的有条不紊的果敢行为，甚至使旁观的谢利也不禁赞叹道：“他们步伐多么坚定地开进去了！他们这支队伍很有纪律。”她似乎理解他们如此勇猛的原因：“他们这些人都是吃尽了苦头，才不顾死活的——凭这种刺激就可以激励他们前进。”

这是一场血腥的战斗。罗伯特·穆尔对工人的这次报复早有准备，他事先调来了一些士兵，并组织起一班人马来保护工厂。夜袭的队伍猛烈的进攻，遭到了他们坚决而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工人们看到自己的人员伤亡惨重，赶紧偃旗息鼓，撤离了工厂，朝黑暗深处四下散去。

这时，谢利和卡罗琳二人小心翼翼地走近那个现在已是弹痕累累的工厂，等到突然看到许多士兵出现在大门口时，她们连忙闪在一边，躲进一间陈旧不堪的小房子里，偷偷地朝外观望。

厂房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硝烟在洼地上空弥漫，到处呈现出一片劫后的惨状。朦胧的晨曦照着血迹斑斑的大地，在石堆和瓦砾中残留着几支毛瑟枪和别的武器。一具尸体横卧在血泊中，五六个受伤的人在尘埃中扭动着、呻吟着。

穆尔在其他人的陪同下，带着胜利者的狞笑，沿着厂院走了一周，然后吩咐人把受伤的人抬进厂里。

两个姑娘走进教区长的住宅，悄悄地摸上了楼。不一会儿，谢利就合上双目，心神平静地睡着了。卡罗琳却惊魂未定，守候在谢利的身旁，眼睛望着窗外冉冉升起的血一样红的太阳。

工厂保住了。罗伯特·穆尔又开始无情地追捕袭击工厂的首要人物。他很快就掌握了线索，四个为首者都是外乡人，罗伯特并不认识。他像警犬一样搜索着这些人，这很符合他生性的乐趣，他喜欢这种差事简直胜于织布。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维护他的财产和地位的殊死搏斗。

罗伯特·穆尔仍坚持对工厂的设备进行更新和改革。他认为：只要他稍一放慢速度，别的厂家就要赶上来，把他挤垮，踩在脚下。但要重新添购机器却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他立刻想到了女领主谢利小姐。谢利小姐很慷慨，当场答应借给他五千英镑。这笔巨款帮了罗伯特的大忙。他在谢利小姐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力量。她的财产可以巩固他的地位，可以帮助他恢复商行，振兴家业。他越想越觉得谢利小姐可爱，她是那么美，像金塑的女神一样具有吸引力。可同时他也觉察到，当他同谢利小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往往感到拘束，并且变得严肃和陌生，绝没有想到要去拥抱她，亲吻她。每当这个问题突然涌上他的脑际，他连忙把它甩掉，他劝告自己行事应该讲究实际，而不该罗曼蒂克。

这样，他终于有一天毕恭毕敬地站在谢利小姐面前向她求婚了。聪明的谢利小姐听完他的话，吓了一跳。她说：“你说得真像一个来要我钱包的强盗，而不像是个来要我心的情人。”“我过去确实尊敬你，佩服你，喜欢你。不错，就像你是我哥哥一样，哪知你——你竟想拿我来做投机！”罗伯特碰了一鼻子灰，第二天一早，他就以追捕袭击他工厂的首犯为借口，动身到伯明翰去了。

卡罗琳经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终于卧床不起了。她的病情越来越

严重，甚至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谢利小姐从前的一个家庭教师普赖尔太太，得知卡罗琳生病的消息后，专程到教区长家来看望她。这个女人性情孤僻，平时不爱言语，做事谨小慎微，但她对卡罗琳却非常关心。她每天都来看望病中的卡罗琳，后来竟在教区长家住了下来，整天守在卡罗琳的病榻前。一天，她终于从卡罗琳的梦呓中发现了她真正的病因，于是便毅然决然地向卡罗琳吐露出多年隐藏在心中的真情。

原来普赖尔太太就是卡罗琳的生身母亲。她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外表漂亮的绅士——卡罗琳的父亲。结婚后，他暴露出凶残的本性，百般虐待自己的妻子。她忍无可忍，最后逃到外地，隐名埋姓当上了家庭教师。

她告诫自己的女儿说：“生命是虚幻的。”“爱情痛苦，……又像死亡一样强烈，因为生活中的欺诈行为大多都是强烈的。至于说生活的甜美，那是再虚无缥缈也没有的事了。它的生命昙花一现——瞬息即逝，苦痛却永远存在。它也许会随着来世的黎明而消逝，可是，它却常年累月地折磨人，直到老死。”

十几年凄苦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卡罗琳重新得到母亲的爱抚。她感到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她逐渐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盛夏，蔚蓝的天空偶尔从天边飘来几朵白云。菲尔赫德庄园草地如茵，花丛烂漫。谢利小姐的姑父辛普森先生，携带着妻子和儿女突然从南方来到这里。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想给谢利小姐选个门当户对的配偶，以了却他作为监护人的一桩心事。

遗憾的是，谢利小姐对姑父非常反感，两人的性情水火不相容：他专横独断，她却爱好自由；他耽于利欲，她却有点罗曼蒂克。对婚姻大事，他们的看法也截然不同。辛普森先生抵达菲尔赫德之后，曾煞费苦心，在一大群求婚者中选了几个有财产的富家子弟，可谢利小姐却认为他们见解狭隘，趣味粗俗，一概回绝了。后来，菲利普·南尼利从男爵也屈尊前来求婚。这位贵族公子的举动顿时轰动了整个菲尔赫德地区。辛普森先生也不禁欣喜若狂，满以为内侄女一定会答应这门亲事。他已经想象出一个遥远的时刻，那时，他将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派头，跷起二郎腿，不拘礼节地提起他的“爵爷内侄女婿”的大名了。

这位从男爵和蔼可亲，风度翩翩，不同于其他那些俗不可耐的追逐者。他在谢利小姐面前吟诗抒情，卖弄才华，可最后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辛普森先生因此勃然大怒，指责谢利粗野无礼。失去了贵族小姐的节操，是个信仰邪念的异教徒。可谢利小姐当即回答说：

“你所尊奉的神……就像恶魔出现在我面前……他把年轻的配给年老的，把强的配给弱的。你所尊奉的神专管帝王的婚礼——不妨查一下你那历代的王朝！你的神是外国贵族的神——不妨分析一下西班牙的贵族！你所尊奉的神是法兰西的婚姻之神——可是，法兰西的家庭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加速腐烂，在他统治下，一切都在退化，堕落。你所尊奉的神就是一个戴上了面具的死神！”

谢利小姐还毫不犹豫地告诉姑父，她同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衡量事物的标准也不一样。她要选择一个她觉得可爱的人做自己的丈夫。她要一个配做她的“主人”的人，而不要性命是从的奴才。她理直气壮地对辛普森说：“我不是说我喜欢有个主人吗？我要有一个叫我在他面前会觉得应该顺从，又不得不顺从的人。要有一个绝对敢说他有能力控制我急躁脾气的人。要有

一个发出称许能够得到我回报，并能用嗔怒责罚我的人。要有一个教我我觉得不能不爱，又很可能惧怕的人。”对谢利来说，爵位、财产并不是她所需要的东西，她真正追求的是一种辛普森根本不理解的爱情。用谢利小姐的话来说，那是一种“不肯放弃对方的忠实的爱，任何灾难不能动摇的爱，在灾难中，更是如胶似漆的爱，在困苦中，更是难分难舍的爱”。

原来，谢利小姐已经选中了辛普森家中的家庭教师路易斯，穆尔。

路易斯·穆尔是罗伯特·穆尔的弟弟。他这次也随同辛普森先生来到了约克郡的菲尔赫德，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虽然身材长得同他哥哥一样高大、魁梧，可相貌却远不及罗伯特那么刚毅，滞洒。他跟机敏精明的罗伯特比起来，显得文静、沉思、迟钝。他知道自己没有做生意的天资，因此在家境败落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平素他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辛普森一家若即若离，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两年前，当谢利小姐陪同她父母住在辛普森家时，路易斯曾教过她法语。从那时起，路易斯平静的心境和安宁的生活就被这个多情的谢利小姐扰乱了。两年来，他一直保留着她的法文作文练习簿。

谢利小姐同路易斯在菲尔赫德相逢后，对他的态度总是变化无常。她一会儿对他冷漠矜持，视若陌路人，一会儿又对他温顺尊敬，犹如师生重逢；时而她以一个女主人的身份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跟他擦肩而过，时而又像一个腼腆的女学生对待尊师那样亲切。谢利小姐仿佛感到，他身上有一种降服强者的威力，同他哥哥罗伯特完全不同。

秋天，一个灰濛濛的早晨，气压很低，林间暗褐色的蜿蜒小径湿漉漉的，黄叶飒飒地飘落下来。菲尔赫德的园林呈现出一派凋零的景象。

谢利小姐的情绪，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早饭后，她兴致勃勃地邀请表姐同她一起出去散步。当她回来时，不知为什么却一反常态，独自坐在床边，双手托着头，散步时的兴奋劲头一下子便无影无踪了。然而这个变化，恰似夏日的浮云一倏而逝。等到吃晚饭时，她又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不过，人们还是觉察到她有些变化。

两个星期过去了，这种心神不定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谢利的脸上。但是她的目光和声音却显得格外沉静。在这期间，她曾秘密地找到一位律师并立下了遗嘱。不过，每当家人询问起她的身体时，她总是以她那特有的傲慢态度掩饰过去。她只把自己心中的忧虑全部告诉了路易斯：原来前几天她散步回来，被一条狗咬了一口，她当时听人说那是条疯狗。她的心绪乱了，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患狂犬病而死去。她请路易斯在她发病后亲自看护她并帮助她料理家中的一切。

后来查明，咬伤她的那条狗并不是疯狗，这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于是一向盛气凌人，我行我素的谢利小姐再见到路易斯时，白皙的脸上总是泛起一层红晕。

路易斯·穆尔沉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火一样的激情，凄苦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都没能阻止他对自己所向往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追求。他认为：“我的爱人（如果我会有个爱人的话）一定要具有接近蔷薇花的特色——新鲜、挺秀，讨人喜爱而又带有自卫的刺……我生来不是个能够与羔羊结成配偶的人，我一定要找个比较适合我的天性的，……我不喜欢明亮的，而是喜欢有点热烈的东西。我喜欢夏天，夏天的太阳使得水果发红，谷物发白。”他在谢利小姐身上看到了他所喜爱的性格。她那森林“母豹”般的任性和粗野使

他心荡神移。他想，即使她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华贵的服饰，没有一切优越的条件，只是一个粗衣素妆的农家少女，他也会爱上她的。

谢利小姐虽然早已发现自己对至诚、果敢的路易斯的感情，也看出了他对自己的情意。可她的本性使她不甘心轻易给自己套上家庭锁链。她似乎变得忧郁起来，难得对路易斯顾盼一下，也很少跟他说话。

不过，辛普森先生却觉察到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他狂怒地指责了路易斯，可谢利小姐竟当着姑父的面，搂着路易斯宣布说，他就是她选择的未婚夫。辛普森先生盛怒之下离开了菲尔赫德。

但是，打那以后，谢利小姐仍然想方设法回避路易斯。尽管路易斯对她那难以驯服的性格，思想上有所准备，但她的冷淡和捉摸不定的态度，也的确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恼怒。一天过去了，接着又是一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星期。谢利小姐仍然以各种借口推延着结婚佳期。起初，路易斯还耐着性子等待着。后来，他那慎重而沉着的天性，也无法忍受她那残暴的折磨。他以一种暴风雨般的冲击，使她屈服于爱情，确定了婚期，并发誓。

罗伯特·穆尔先生离家已有两个月之久了。伯明翰一行，他协助官方捕获了袭击工厂的主犯，法庭已将他们判罪流放。政府想借此镇压一下工人的反抗情绪和不轨行为，报纸通篇登载了有关此案的详细报道。然而，适得其反，这种判决和宣传不仅没有吓倒工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更大仇恨。罗伯特·穆尔先生了结此案之后，在返回约克郡的途中遭到工人的伏击。他中弹受伤，险些丧了性命。

罗伯特·穆尔受伤后，被老朋友海勒姆·约克救起，安置在自己家中治疗休养。身体虚弱，生意无望使罗伯特异常悲观。这时，身体已经复原的卡罗琳仍念旧情，前来看望他，给了他力量和赎罪的机会。他伤愈回到洼地小屋后，便向她求婚，卡罗琳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当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枪伤使罗伯特变得聪明了，他终于开始清醒而勇敢地正视现实了。他看到，不管他怎样努力，如果英国商业的大门不打开，“破产就一定会来到，像一把斧头那样砍在我财运的根上，一下子把它砍下来。那时候，我将抓起一株树苗，漂洋过海，把它栽在美洲的树林里。”

春去夏来。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树木成荫，百花争妍。英国的形势像夏日的天气一样变得使人欢欣鼓舞：拿破仑在战场上惨遭失败，英国战果辉煌。被封锁的港口开放了，英国濒于破产的纺织业又恢复起来。死气沉沉的约克郡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洼地的小纺织厂又有了宽广的前景。罗伯特·穆尔先生重振家业大显身手的时刻也来到了。

就在这举国上下一片欢乐之际，罗伯特·穆尔同卡罗琳结了婚。谢利小姐同路易斯·穆尔也终成眷属。

《谢利》是夏洛蒂继《简·爱》之后所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它不同于《简·爱》，虽然书中也同样以爱情为主要情节，但却是围绕着工人运动的重大主题展开的。作家以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纺织工人自发捣毁机器的运动为历史背景，采用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广阔斗争画面。它的问世标志着夏洛蒂的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与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紧密扣结合的新时期。

故事发生在一八一二年前后。当时，整个欧洲都卷入了抗击拿破仑的战

争之中，英国由于长期抗战而精疲力竭。战争期间，英国毛纺业的主要市场被切断，约克郡的毛纺业几乎濒于绝境。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北方的纺织工业大都采用新式机器，于是大大地缩减了原有的工人数量，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手段。夏洛蒂通过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他们在英国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只是一心想着赚钱，根本不为国家的种种利益考虑”，而且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惶惶然不可终日，到处散布无条件求和和失败的情绪。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眼里，所谓国家的荣誉已经变得“空有其名，分文不值”。

然而，他们对待国内的失业工人却是残酷无情的。他们认为厂主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于是大肆谴责工人阶级维护生存的斗争，谴责国内普遍反对政府当局的不满情绪，谴责那种日益增长而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们要求政府进行严厉干涉，甚至在必要时，立即采取军事镇压。

罗伯特·穆尔恰是这样一个冷酷残忍的人物。他是资产阶级典型的铜臭崇拜者，在他的眼里，爱情的惟一象征就是金钱和地位。他为了在竞争中牟取暴利，不惜丢掉自己的尊严，奴颜卑膝地去向一位有钱的贵族小姐求婚。他在“竞争”的野心驱使下，踏着工人的尸骨去开创他那“宏伟”的事业。

菲尔赫德产业继承人谢利·基达尔小姐则是一个明智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她幻想“通过行善，获得拯救”。她直言不讳地说，要“拿出钱来大量施舍，以防止出现灾害”。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状况》一书中曾精辟地论述说：“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

夏洛蒂出生的豪渥斯村位于约克郡的北部山区，那里很早就已成为英国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一八一二年，由于大多数资本家采用水利纺织机来代替人力生产，致使大批的工人失业，曾引起大规模的捣毁工厂和机器的风潮。夏洛蒂十分了解当时工人的悲惨生活，因此在描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她对工人阶级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那些受苦的人，他们惟一的遗产就是劳动。可是，如今这种遗产也都失掉——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因而得不到工资，因而吃不上饭——他们只有再苦下去……吃面包配苦水。”

但是，夏洛蒂并不是暴力革命的拥护者，她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来反映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历史的。因此，工人阶级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不够高大，有时竟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人物。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她不可能看到工人阶级的光明前途，只能用一种调和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代的斗争特点。

夏洛蒂在《谢利》中所塑造的谢利·基达尔小姐的形象显然在门第、财产和姿色方面均与简·爱不同，但她们的婚姻恋爱观却是一致的：追求一种不以社会地位和财产为标准的，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相爱基础上的纯真爱情。以谢利小姐的优越条件而论，她完全可以选择一个门当户对的贵族子弟做自己的丈夫。她的监护人辛普森先生也曾要求她嫁给南尼利从男爵，但是她却坚决拒绝了，因为她不能接受一个不能满足她感情上要求的男人的求婚。谢利的爱情标准是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她宁愿“辱没门第”，落得个声名狼藉去选择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教师，也决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嫁给一个不配做她“主人”的人。

显然，这里的“主人”两个字的含义决不是暴君，“暴君是一天也管不了我的。”谢利·基达尔心目中的主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她的选择标准冲破了旧风俗的束缚，体现出妇女对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

夏洛蒂在塑造人物方面受到萨克雷的影响，十分注重人物的个性描写。

她的《谢利》中的许多人物，有如银河的繁星各放异彩：如唯利是图的工厂主罗伯特·穆尔，凶狠如恶魔的牧师赫尔斯通，冷酷古板的辛普森先生和聪明爽朗的谢利·基达尔小姐，等等。其中最典型化的人物就是女主人公谢利小姐。她的叛逆性格是通过抛弃社会偏见，不受门第束缚而表现出来的。她是一个复杂而丰满的艺术形象，虽然出身高贵，具有傲慢的天性，但思想活泼，又有着朴素的、憎恶世俗观念的感情；虽然爱着一个比她的社会地位低贱的人，可又不愿意受家庭束缚而马上嫁给他；她时而摆出高贵的身份，时而又显得温顺体贴。她那任性的“母豹”性格和最终在婚姻上的大胆抉择，充分地体现出了这个既“傲慢”又“温柔”，既“冷酷”又“美妙”的人物的矛盾心理和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卡罗琳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人：她虽然也追求个性解放，但却没有魄力，缺乏勇气，容易受男性外表的吸引而堕入情网。作家通过对比的写法，更加突出了谢利·基达尔的典型性格。

夏洛蒂擅长描写景物，也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而且这两方面又是非常巧妙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她描写卡罗琳在失恋后想到自己将要孤独地生活下去，不禁怨恨无情的表兄只顾追逐名利，而没有空儿想到她，使她像一朵花一样地枯萎了。而罗伯特的心理活动却与金钱紧密相连，他想到“重振家业”才拜倒在谢利小姐的脚下求婚。谢利偏偏不喜欢这种人，也歧视那班浮夸的纨绔子弟。她希望有一位驯服“母豹”的英雄来做自己的丈夫。至于谢利·基达尔小姐的姑父辛普森想的则是他贵族阶级的地位和荣誉。应该指出，夏洛蒂是在典型环境中描写人物的，各种人物的内心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环境的描写和景物的衬托。如：卡罗琳失恋后的内心活动就仿佛像一串露珠挂在鲜嫩的叶片上，露珠与绿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绝妙地融会在一起。作家善于用抒情的语言来描写景物和人物的心里，有时简直象抒情诗一般清新感人，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但是，恰如作者在这部小说开头所声明的那样，这是一部题材严肃的作品，她那诗一般的描写也必然罩上一层阴暗的影子——时代的阴影。如：作家在写工人暴动者惨遭镇压的场面时，深怀感情地描写了洼地上的废墟，猩红的血迹和躺在大门旁边的尸体。

夏洛蒂对当时的工人阶级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所以描绘出历史上悲壮的场面，这不仅表明她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性，而且艺术表现手法也越来越臻于完美。因此，很多评论家把《谢利》视为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但是，这部作品与《简·爱》相比，也有其不足之处：情节简单，不够生动，而且议论性的文字也嫌太多。

《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惟一的一部小说。

作者在这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中，通过主人公希刺克厉夫为了爱情而复仇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道德和吞噬人的善良天性的罪恶。

英格兰境内，陡立峻峭的盘尼斯吞山岩附近，有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庄。它坐落在狂风呼啸的山丘上，俯瞰着荒凉的吉默吞山谷。这里由于经常遭受山风侵袭，因此得名“呼啸山庄”。庄园里有一片古老陈旧的建筑，窄小的窗子深嵌在石墙里，巨大的凸石矗立在房舍的四周。山庄的前门上雕刻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野兽和“哈里顿·恩萧”五个醒目的大字。

山庄的主人恩萧夫妇有一个漂亮的儿子辛德雷和一个调皮的女儿凯瑟琳。他们在远离城镇的偏僻山林中，过着悠闲的日子。恩萧先生虽然脾气暴躁，但为人却很善良。有一天，恩萧先生从利物浦街头拣回来一个吉卜赛人的弃儿。他一见恩萧夫人就说：“瞧，太太！虽然这个孩子黑得像从魔鬼那儿来的，可你一定得当作上帝赐的礼物接受他。”恩萧先生收他为养子，取名希刺克厉夫。

但是，这个孤儿却受到全家人的厌恶和憎恨。山庄少爷辛德雷经常侮辱他，虐待他。甚至连仆人们也欺负他。

希刺克厉夫是个沉默寡言、忧郁和顽强的孩子，他默默地忍受着辛德雷的拳头和仆人们的辱骂。他从不在主人面前掉一滴眼泪。

不知什么原因，恩萧先生却非常喜爱这个孤儿，他爱希刺克厉夫胜过了自己的小女儿凯瑟琳。有一次，他发现儿子残暴地对待希刺克厉夫，他严厉地申斥了辛德雷。父亲的训斥更加深了辛德雷对希刺克厉夫的憎恨。他简直把希刺克厉夫当作一个篡夺了他的特权的仇敌看待。

后来，恩萧夫人去世了，老头子的性情变得更加乖戾。他总是猜忌有人想欺侮那个可怜的孩子，损伤他的威信。他明白希刺克厉夫正是由于他的宠爱才引起了众人的忌妒。辛德雷曾几次当着父亲的面表现出对希刺克厉夫的蔑视。恩萧先生对儿子的行为勃然大怒，把他赶到外地去读书。可他相信，“辛德雷没出息”，“不管到哪儿他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是个性格爽朗、活泼的小姑娘。她整日唱呀，笑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不满六岁的时候就学会骑马，大家都认为她是个少见的粗野孩子。可是她在全教区的姑娘中长得最漂亮，笑得最甜美，像一朵鲜艳带刺的玫瑰花。她从小喜欢希刺克厉夫，二人性情相投，他们在一起总是非常愉快。倔强的希刺克厉夫在凯瑟琳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他们一块读书，一块在山间旷野里嬉戏，形影不离。在玩的时候，凯瑟琳特别喜欢当小主妇，对谁都发号施令。如果想要惩罚她，最厉害的一着，就是把她同希刺克厉夫分开。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在十月的一天晚上，恩萧先生坐在炉边椅上安静地合上了双目。二十岁的辛德雷听到父亲的死讯，带着他的妻子弗兰西斯赶回山庄。老主人一死，辛德雷硬把他的眼中钉希刺克厉夫同凯瑟琳分开了，强迫他同仆人们一起在庄园里干活。

起初，希刺克厉夫还能够忍受这种虐待，因为凯瑟琳经常偷偷地跑到田野里跟他一起干活，玩耍。星期天两个小伙伴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不做祈祷。

他们讨厌那些世俗的宗教束缚，一心希望能像野人一样成长，过着不受拘束的自由生活。为此，希刺克厉夫不知挨了主人多少皮鞭，可他并不畏惧，只要见了凯瑟琳就忘记了一切苦恼。

有一天，辛德雷命令老管家约瑟夫强迫他们坐下来读枯燥乏味的圣经，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一气之下，把经书扔进了狗窝。他们两人偷偷从山庄溜了出来，跑到山下的画眉田庄主人林顿先生的园中去玩耍。他们爬上窗口朝屋里偷看，啊，可真美！地板上铺着猩红色的地毯。桌椅也都有猩红色的套子，洁白的天花板镶着金边，一大堆玻璃坠子用银链从天花板中央吊下来，无数光线柔和的小蜡烛照得它们闪闪发光。他俩简直被那华丽的摆设吸引住了。但是，他们却瞧不起林顿的儿子埃德加和女儿伊莎贝拉，因为他们总是在屋子里又哭又闹。希刺克厉夫开心地笑出声来，他对凯瑟琳说：“就是再让我活一千次，我也不愿拿我的地位跟埃德加少爷在画眉田庄的地位交换！”

这时埃德加听见了窗外的笑声，他冲到门口大嚷起来：“啊，妈妈！啊，爸爸！啊，来人呀！”有人打开门闩，放出了牛头狗，把凯瑟琳的脚踝咬伤了。可当林顿先生发现受伤的是恩萧小姐时，急忙命仆人把她抱进了屋里，并留她在那儿养伤。他把希刺克厉夫当作小流氓撵了出去。

不幸的历险使凯瑟琳在富丽堂皇的画眉田庄住了五个星期。她养好伤口后，开始模仿起林顿夫人的文雅举止，头上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海狸皮帽子，俨然像一位雍容华贵，仪态端庄的皇家公主。当她从马车走下来时，辛德雷愉快地惊叫道：“怎么，凯蒂，你简直变成美人啦！我都要认不出你了，你现在像个贵妇人！”

希刺克厉夫见到他的小伙伴变得这样干净漂亮，自己却蓬头垢面，惭愧地躲藏在高背椅子的后面。

凯瑟琳一瞅见她的朋友藏在那儿，立刻飞奔过去拥抱他，吻他。不过，希刺克厉夫却从她眼神中看出，她在担心自己漂亮的衣服给弄脏了。他在人前感到羞愧，一头冲出了屋子。

圣诞节到了，希刺克厉夫让女仆耐莉帮他彻底打扮了一番，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他满以为这样便可以同凯瑟琳玩个痛快了。可万万没想到却因此遭到了辛德雷的嘲弄和毒打。他被关了禁闭，不允许再同凯瑟琳接触。

凯瑟琳见不到希刺克厉夫，心里十分忧伤。她偷偷溜进了禁闭希刺克厉夫的阁楼去看望他。可怜的希刺克厉夫病了，他两个胳膊肘支在膝上，手托着下巴，一声不响地沉思着。“我一定要报仇，”他说，“等多久都行。我希望他不要在我报复之前就死掉。”

第二年春天，辛德雷的妻子弗兰西斯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哈里顿。可是没过多久，她就患肺病去世了。辛德雷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性情变得异常粗暴。他不经管山庄的事务，整天在外赌博酗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归。他的放荡、野蛮和残暴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仆人们都纷纷辞职高去，只剩下了约瑟夫和耐莉两人。呼啸山庄从此萧条冷落下来，几乎与世隔绝了。

凯瑟琳十五岁了，她天生的丽质加上精心的修饰，使她成了乡间一流的风流女郎。她还尽量在外人面前装得娴静典雅，用她那美丽的外表掩盖自己粗鲁、傲慢的天性。因此她赢得了画眉田庄林顿夫妇的喜爱。埃德加少爷也被她搞得神魂颠倒，整天来纠缠她。这使得凯瑟琳感到十分痛快，在这种虚荣心的驱使下，她开始疏远自己的伙伴，接近埃德加·林顿少爷了。这时，听到有人把希刺克厉夫叫作“下流的小坏蛋”和“比畜牲还糟的小流氓”，

她也不再感到反感，只是留心自己的举止，不让别人把她也看成是没有教养的人。但是，她内心是爱着希刺克厉夫的，童年的友谊始终没有因为别人的鄙视而有丝毫的改变。

十六岁的希刺克厉夫身体健壮，性格粗犷。他憎恨埃德加，每天都把他同凯瑟琳在一起的时间记在日历上。有时，凯瑟琳去找希刺克厉夫，他也不再像往常那样亲热，而是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她，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的姑娘。

一天，辛德雷出门离开了山庄，希刺克厉夫溜出来去会见凯瑟琳。可凯瑟琳因为埃德加将要来做客，没有答应跟他一起去玩。希刺克厉夫乞求说：“不要为你那些可怜的蠢朋友把我撵出去！有时候，我简直要恨他们——可我还是不说吧……”凯瑟琳不愿让埃德加跟希刺克厉夫见面，她知道自己是多么爱着希刺克厉夫，简直不能容忍那位画眉田庄的少爷轻视和侮辱她的朋友。每当这种时候她都非常痛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恼。

这天埃德加果然来了。他已经十八岁，白皙的面孔上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卷曲的头发柔软而发光。他对人温柔和蔼，谈吐彬彬有礼，像一个斯文的书生，同粗暴无礼的希刺克厉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凯瑟琳却喜欢希刺克厉夫，她打心底轻蔑埃德加狭隘的心胸和软弱的性情。不过，她却经不起他的金钱和门第的诱惑，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

凯瑟琳并不真心爱埃德加·林顿，她的内心交织着矛盾，她对女仆耐莉吐露真情说：

“如果我在天堂，耐莉，我一定会非常凄惨……我有一次梦见我在那儿了……这并没有什么呀，我只是要说天堂并不是像我的家。我就哭得很伤心，要回到尘世上来。而天使们大为愤怒，就把我扔到呼啸山庄的草原中间了。我就在那儿醒过来，高兴得直哭。这就可以解释我的秘密了，别的也一样。说到嫁给埃德加·林顿，我并不比到天堂去更热心些。如果那边那个恶毒的人不把希刺克厉夫贬得那么低，我还不会想到这个。现在，嫁给希刺克厉夫就会降低我的身份，所以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多么爱他；那并不是因为他漂亮，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而林顿的灵魂就如月光和闪电，或者霜和火，完全不同。”

天真幼稚的凯瑟琳意识到她同希刺克厉夫的社会地位悬殊。幻想嫁给林顿之后，她就能够用金钱帮助希刺克厉夫改变奴隶地位，并且把他安放在她哥哥辛德雷无权过问的地方。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希刺克厉夫是她生存的惟一希望。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她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却给毁灭了，这个世界对她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她对林顿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冬天来了树叶也就枯黄了；而她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情却像恒久不变的岩石，他们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事情也凑巧，这天希刺克厉夫偏偏在无意中听到凯瑟琳开头的几句话，他以为凯瑟琳已决心抛弃自己，一气之下便匆匆地离开了山庄。当凯瑟琳发现希刺克厉夫失踪后，她的心都快要碎了。她冒着狂风暴雨在旷野里呼喊着他的名字，由于惊吓和风寒她得了一场重病，险些丧了命。她自从失去希刺克厉夫以后，性情便变得阴郁、沉默起来。

三年过去了，希刺克厉夫杳无音讯。辛德雷希望妹妹能同有钱有势的林顿家联姻。因此，在他的怂恿下，凯瑟琳同埃德加结了婚，成为画眉田庄的

主妇。

九月的一天傍晚，埃德加·林顿夫妇正坐在窗前观赏园林中的宁静景色，忽然仆人通报说，从吉默吞来了一位客人求见林顿夫人。

原来是三年前离去的希刺克厉夫回来了！他的归来使凯瑟琳兴奋得发了狂。她飞奔上楼，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希刺克厉夫回来啦——他回来了。”但她的丈夫埃德加却冷冰冰地说：“哼，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这么一个稀奇的宝贝。你用不着高兴得发疯！”他还不许凯瑟琳把客人带进客厅，让他坐在厨房里。这时，凯瑟琳才意识到自己嫁给埃德加·林顿已经铸成了大错，她不但不能帮助希刺克厉夫，反而使自己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不！”凯瑟琳气愤地说。“我们不能坐在厨房里。那就在客厅里摆两张桌子，一张给上等人用，另一张给希刺克厉夫和我，我们是属于下等阶级的。”

希刺克厉夫已经长成一个身材魁梧的漂亮青年，面容潇洒英俊，具有军人的风度。他从前的那种半开化的野性潜伏在那凹下的浓眉和充满火焰的眼睛里，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看得出来。他的举止庄重，目光咄咄逼人，这使林顿见了十分震惊。凯瑟琳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内心交织着羞愧和悔恨的感情。

希刺克厉夫为什么要在外漂泊三年才回来呢？他告诉凯瑟琳说：“我是为了你才奋斗的。”他要改变自己卑贱的地位，从埃德加·林顿那里夺回心爱的凯瑟琳。可惜太晚了，凯瑟琳没能等他回来就已成了林顿的夫人。希刺克厉夫愤恨极了，决心要向恩萧和林顿两家复仇。他要抢走他的凯瑟琳，夺回他的幸福。他要以他们对待自己的那种禽兽般的残暴和凶狠去报复他们。

惟利是图的辛德雷根本不知道希刺克厉夫回来的真正意图。他看这个吉卜赛人已经发了财，竟留他在呼啸山庄住了下来。

从此，希刺克厉夫经常去画眉田庄看望凯瑟琳。尽管他对埃德加·林顿恨得咬牙切齿，可他极力克制自己，唯恐伤害了林顿少爷会引起凯瑟琳的难过。他在凯瑟琳面前仍然像过去那样顺从，只要凯瑟琳还爱着她的丈夫，希刺克厉夫宁可身殒而死，也不会去碰他一下的！

然而，埃德加·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却突然对希刺克厉夫产生了爱慕之情。因为他在这位十八岁娇媚的小姐眼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式的英雄。他那侠义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伊莎贝拉，她觉得希刺克厉夫有一颗可尊敬的心灵。在他那副严峻的外表下深藏着火热的感情。痴情蒙住了这位少女的眼睛，使她只看到他对凯瑟琳的温柔与宽容，看不到他对她一家人的切齿憎恨和他对仇人豺狼般的凶恶和残忍。

希刺克厉夫得知伊莎贝拉爱上自己时，他的嘴角露出一丝阴冷的微笑。他虽然不喜欢她，可他还是抓住了时机，准备用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向她哥哥进行复仇。

一天夜晚，希刺克厉夫悄悄把伊莎贝拉从幽雅舒适的画眉田庄引诱出来，一块私奔了。结婚后，希刺克厉夫把她关进荒凉阴森的呼啸山庄里。在那儿，伊莎贝拉小姐眼中的这位传奇英雄一下子变成了恶魔。他让她做她哥哥的替罪羊，像当年辛德雷和林顿对待自己那样残暴地虐待她。几乎每隔一两天她那张白净的脸庞，就要“涂上彩虹的颜色，而且蓝眼睛就要变成黑的”。希刺克厉夫在她身上发泄出对她哥哥的刻骨仇恨。

辛德雷是个经常出没赌场的赌棍。他慢慢地破产了，把自己全部的田地

和庄园都抵押给了希刺克厉夫，成了希刺克厉夫的奴隶和俘虏。他在狂怒中曾几次想杀死希刺克厉夫，可是他都失败了，终于被仇人所降服。

凯瑟琳虽然嫁给了埃德加·林顿，但她在感情上仍然留恋着希刺克厉夫。画眉田庄对她来说就像一座活地狱。她血管中奔流着沸腾的血液，但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陌生、冰冷，林顿家烜赫的门第和众人仰慕的林顿夫人的地位，也无法弥补她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她生活在可怕的孤寂之中。她像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由于缺乏养料和空气而枯萎，憔悴。浮浅、自私的林顿无法使她干涸的心灵得到雨露，使她饥饿的灵魂获得营养。画眉田庄静止的空气使她感到窒息，她渴望再呼吸到呼啸山庄那充满生命的新鲜空气，再听到枞树中山风的呼啸。她悔恨当初一时的虚荣心，竟沉沦到这无底的深渊。她悔恨自己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希刺克厉夫。她希望重新恢复原来的凯瑟琳：一个粗野、顽强、自由的女性。任何不幸只会使她狂笑，而不会压得她发疯。自从父亲死后，辛德雷命令她同希刺克厉夫分开，她才开始有了悲痛。希刺克厉夫的出走，更使她尝到了忧郁和孤独的苦楚，如今她又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她感到痛苦、绝望，终于病倒了。

埃德加·林顿表面上是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绅士，可实际上却是个冷漠无情的伪君子。凯瑟琳病重，林顿居然对她的病情不闻不问，泰然自若地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消磨时光。他的冷酷使凯瑟琳觉醒了，她发现自己受了骗：“我本来想，虽然每个人都互相憎恨、轻视，可他们不能不爱我。不料……他们都变成敌人了……我在他们的冷酷面孔的包围下，去跟死亡相遇多惨啊！……埃德加严肃地站在一旁，等待我生命的完结，然后好向上帝祈祷致谢，因为他家又恢复了平静……”

有一次，凯瑟琳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她怒斥埃德加·林顿说：“你的冷血是不能发热的，你的血管里尽流着冰水！”

林顿不仅对妻子的病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妹妹也冷酷无情。当他听说伊莎贝拉同希刺克厉夫私奔后，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声誉。他明明知道她落入了魔掌，却不去营救，反而因她辱没了门第，同她断绝一切关系。

凯瑟琳病重期间，常常独自坐在窗前，肩上披着一条薄薄的肩巾，长发散披在鬓角和颈上。她两眼凝视着远方，月光带有一种梦幻、忧郁的温柔。她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尘世。

希刺克厉夫整夜整夜地徘徊在她的花园里。他了解凯瑟琳的感情，他对凯瑟琳的女佣人耐莉说：“……凯瑟琳没有忘记我！你跟我一样知道她每想林顿一次，就要想我一千次！……但是我曾一时糊涂，以为她把林顿的情爱看得比我的还重。如果他以他那软弱的身心的整个力量爱她八年，也抵不上我一天的爱。凯瑟琳有一颗和我一样深沉的心：她的整个情感被他所独占，就像把海水装在马槽里。呸！他对于她不见得比对她的狗，或者她的马更亲密些。他不像我，他本身有什么可以值得她爱的？她怎么能爱他身上本来就有的东西呢？”

一天，希刺克厉夫终于得到机会溜进凯瑟琳的房中。

他走到她的身边，一下子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有五分钟左右，他没说话，也没放松他的拥抱。他看出她已经没有希望了，跪在她的脚下悲痛地喊道：“啊，凯蒂！啊，我的生命啊！”他凝视着凯瑟琳，眼里燃烧着仇恨，却没有化成泪水。

希刺克厉夫想站起身来，凯瑟琳紧紧地抓住他的头发，辛酸地说：“但

愿我能抓住你不放……一直到我们两个都死掉。我不应该管你受什么苦，我才不管你的痛苦呢！你为什么不该受苦呢？我可在受呀！你会忘掉我吗？等我埋在土里的时候，你会快乐吗？二十年后你会不会说，那是凯瑟琳·恩萧的坟，很久以前我爱过她，而且为了失去她而难过；可是这都过去了，那以后我又爱过好多人。我的孩子对于我可比她要亲多了，而且，到了死的时候，我也不会因为我要去她那儿而高兴。我会很难过，因为我得离开他们了！你会不会这么说呢，希刺克厉夫？”

“不要把我折磨得跟你自己一样地发起疯来吧。”希刺克厉夫叫喊着，仰起脸来盯着凯瑟琳苍白的面孔。

凯瑟琳认为天堂对于她就是流放之地，因为她的精神不能随她的肉体一块到达那里。她紧紧地抓住希刺克厉夫的头发。希刺克厉夫一只手撑住自己，一只手握着她的胳膊，握得那么紧，在她那没有血色的皮肤上留下了四条清清楚楚的紫痕。

“你是不是有鬼附着，”他凶暴地追问说，“在你要死的时候还这样跟我说话？你想没想到所有这些话都要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在你丢下我之后，将要永远更深地啮食着我？……而且，凯瑟琳，你知道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掉你！当你得到安息的时候，我却要在地狱的折磨里受煎熬，这不够使你那狠毒的自私的心得到满足吗？”

她伸出手搂住他的脖子，他抱住她，她把脸紧贴着他的脸，他回报她无数疯狂的爱抚。他悲愤地责备她：

“你现在才使我明白你曾经多么残酷——残酷又虚伪。你过去为什么瞧不起我呢？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凯蒂？我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你应得的。你害死了你自己。是的，你可以亲吻我，痛哭，又逼出我的吻和眼泪。我的吻和眼泪要摧残你——它们要诅咒你。你爱过我——那么你有什么理由离开我呢？……又有什么理由对林顿存那种可怜的幻想呢？因为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把我们分开，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我没有弄碎你的心——是你弄碎了它；而在弄碎它的同时，你把我的心也弄碎了。因为我是强壮的，对于我就格外痛苦。我还要活吗？那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当你——啊，上帝！你愿意带着你的灵魂住在坟墓里吗？”

“别管我吧，别管我吧，”凯瑟琳抽泣着说。“如果我曾经做错了，我就要为此而死亡的。够啦！你也丢弃过我，可我并不要责备你！我饶恕你，你也饶恕我吧！”

“看看这对眼睛，摸摸这双消瘦的手，要饶恕是很难的，”他回答说。

“再亲亲我吧；别让我看见你的眼睛！我宽恕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饶恕他呢！”

他们沉默着——两张脸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当天夜里，凯瑟琳去世了。死前生下了一个才怀了七个月的女孩。

希刺克厉夫整夜守候在田庄的园林中，等待着凯瑟琳的消息。他靠着一棵老杨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发被树枝上的露水淋得湿漉漉的。听到她的噩耗，他疯狂地用头撞着那多节的树干，然后抬起眼睛，吼叫着：“我不能没有生命，我不能没有灵魂啊！”他简直像一头野兽被刀刺伤一样发出恐怖的惨叫声。树干上血迹斑斑，他的手和前额都撞破了。

凯瑟琳的灵柩停放在大厅里。希刺克厉夫夜里守在大厅外面，他乘无人

看见时从窗户跳了进去。他从凯瑟琳的脖颈上摘下那只小金盒，把里面林顿的卷发扔掉，装进他自己的一绺黑发。

凯瑟琳下葬的那天夜晚，天骤然下起了大雪，希刺克厉夫冒着风雪来到了凄凉的墓园。他的脸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宽阔的前额似乎笼罩着一层浓云。他拼命地掘开她的坟墓，要把她再一次搂在自己的怀中，用他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她那冰冷的尸体，凯瑟琳是他生命中全部的欢乐，失去了她，生存就失去了意义。他本想把自己同她安葬在一起，可又不想饶恕害死她的人，复仇的愿望迫使他放弃了死的念头。

凯瑟琳死后，希刺克厉夫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伊莎贝拉趁机逃出呼啸山庄，远离家乡，在伦敦附近居住下来。不久，她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林顿。

凯瑟琳去世不到六个月，辛德雷也突然在醉酒后死去。希刺克厉夫从此成了呼啸山庄的主人。

希刺克厉夫把辛德雷六岁的儿子哈里顿留在山庄。他“要看看用同样的风吹扭它，这棵树会不会像另外一棵树长得那样弯曲！”他要把哈里顿培养成一个野蛮的人。像他自己小时候一样，没有人教他读书写字，没有人领他向美德走近一步，也没有人对他的恶习劝诫过一句。小哈里顿是在“野人”的环境中长大的。

十二年过去了，伊莎贝拉死在异乡。林顿把她十二岁的儿子接回了画眉田庄。

希刺克厉夫得知后，马上把他夺回呼啸山庄。

四年后，小林顿十六岁了，长得酷似他舅舅。他身上也有一种文雅的风度，只是性情上略带一点病态的乖僻。他不近人情，甚至有时自私得令人生厌。希刺克厉夫在他身上看到越来越多林顿家的血统和气质，开始对他产生了反感。

凯瑟琳的女儿凯蒂也十六岁了，出落得像天使一样美貌。她有着恩萧家漂亮的黑眼睛，却又有林顿家细白的皮肤和黄色的鬈发。她身材苗条丰满，富有弹性。她那种对人亲热的态度和她的母亲一样；可是她却像鸽子一样温驯。她的愤怒从来不是狂暴的；她的爱也从来不是炽烈的。她深沉、温柔，可又娇矜，任性。

在她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凯蒂到山谷里去看松鸡，偶然碰到了她素不相识的姑父希刺克厉夫。当希刺克厉夫知道她就是林顿的女儿时，又一个复仇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促使凯蒂同自己的儿子相爱结婚。这样他就可以在结婚后，设法占有凯蒂从父亲方面继承的全部遗产。于是，他鼓动凯蒂到呼啸山庄去看看她的表弟小林顿。凯蒂曾在四年前见过表弟一面，至今还思念他。听说能在山庄见到他，凯蒂当然高高兴兴地跟着去了。

埃德加·林顿知道这件事后，严厉地禁止凯蒂再去找她的表弟玩。希刺克厉夫却唆使小林顿给凯蒂写了许多矫揉造作的情书，让送牛奶的小孩偷偷送到凯蒂手里。这果然没有辜负策划人的希望，引起了凯蒂对表弟的留恋和思念之情。小凯蒂也偷偷给小林顿回信。后来，这段风流韵事终于败露了，凯蒂流着眼泪被迫将小林顿的情书抛进火中，化为灰烬。

秋天来临了，埃德加·林顿偶染风寒得了重病。凯蒂为父亲的病情担心，常常暗自落泪。

十月的一个阴冷欲雨的下午，耐莉陪着凯蒂到园林里去散心。这时，碰

巧希刺克厉夫骑着马从林边走来。他告诉凯蒂小林顿病重的消息。“小林顿诚心诚意地爱上了你，他为了你都快要死啦。他一天比一天消瘦；到不了夏天就会入土，除非你才能挽救他！”

凯蒂轻信了希刺克厉夫的话，她每天晚饭后，都背着父亲独自一人到呼啸山庄去看望表弟，她希望用自己温情的爱，来报答他的情意。

第二年夏天，由于凯蒂苦苦恳求，林顿才答应了这门亲事。

小林顿一直患有肺病，希刺克厉夫惟恐小林顿在结婚前死掉，于是便使用暴力把凯蒂关在呼啸山庄里，强迫她同自己病重的儿子结了婚。

对林顿、恩萧两家的仇恨使希刺克厉夫变得比魔鬼还要凶残。他无情地将他的仇恨扩大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在逼迫他们成亲之后，希刺克厉夫继续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们。在凯蒂的父亲生命垂危时，他禁止她回去同父亲告别。当凯蒂偷偷跑回家，安葬了父亲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希刺克厉夫就又逼着她回到山庄这个魔窟来受折磨。小林顿病危了，可希刺克厉夫认为他的生命一文不值，不愿在他身上多花一个铜子，断然拒绝给他请医生。他还不允许任何人去照料他，只让凯蒂独自一人日夜守着丈夫。可怜的凯蒂在笼罩着恐怖和死亡的卧室里，同小林顿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夜晚。她听不到一句温暖的话，看不到一张同情的面孔。她觉得自己如同死去一般！

小林顿终于去世了。狠心的希刺克厉夫连看也没去看他一眼。他还在儿子死后独霸了儿媳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这时，恩萧和林顿两家的家产都集中在希刺克厉夫的手里，他成了两家庄园的主人。

哈里顿在呼啸山庄度过了二十三个年头，如今已长成一个身材匀称的健壮青年。他天性善良，聪明机灵，但由于没有受过教育，像青年时期的希刺克厉夫一样，粗鲁莽撞。他富有同情心，一直在暗中关怀和照顾凯蒂。他曾恳求希刺克厉夫让他代替凯蒂守夜。她在她的面前，时常显得十分拘束和困窘。他的感情虽然未经陶冶，却很真诚。

开始，凯蒂并不喜欢这个粗鲁的表哥。她经常嘲笑他的愚昧无知，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她的嘲笑和轻蔑，使他感到无知是羞耻的，因此他热望增长自己的知识，有一天能在智力上同凯蒂并驾齐驱，从而得到她的欢心。

果然没有多久，凯蒂便对他产生了感情。她耐心地教哈里顿读书，傍晚，两人还常常一块到旷野去散步。在凯蒂的帮助下，聪明勤奋的哈里顿很快就摆脱了自幼养成的恶习，成为一个非常有气魄、有智慧的青年人。

希刺克厉夫看到这两个本来应该互相仇视的人居然相爱，变得狂怒起来。他恶狠狠地要拆散这一对相恋的青年人。可当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他们的眼睛时，他的手突然无力地垂下来。他发现他们的眼睛同凯瑟琳的眼睛一模一样。他凝视了半天，不忍心再看下去。他用手捂住眼睛，故作镇静地让他们从眼前走开了。希刺克厉夫觉得哈里顿就是他青春的化身，他不能再去干涉他们。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糟糕的结局”，可他已不想再报复了。因为这样的复仇方式最终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凯瑟琳已经去世十八年了。十八年来，希刺克厉夫日日夜夜思念着她。他总是觉得凯瑟琳就在身边。他坐在屋里的时候，仿佛他一一走出门就会碰到她；在旷野散步的时候，仿佛他一回头就能见到她；每当他从家里出来，总是急忙往回走，他似乎觉得凯瑟琳就在屋里等待着他。他几乎每天夜里都睡不好觉，刚一合上眼睛，就恍惚看见凯瑟琳走进了房间，甚至像小时候那样将她可爱的头靠在他的枕边。于是，他睁开眼睛，到处去寻找她的影子。她

简直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蓝天上，出现在星空中，出现在每一朵浮云里……这种幻觉时刻都在折磨着希刺克厉夫，犹如钢刀一样，在割裂他那颗已经破碎了的心。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像受伤的猛兽大声地呻吟和吼叫。

希刺克厉夫清楚地记得凯瑟琳同自己诀别的话：“我不要一个人躺在那儿；他们也许要把我埋在一丈二尺深的地里，把教堂压在我身上，可是我不会安息，除非你跟我在一起。我绝不会安息！”

一天深夜，屋外狂风呼啸。他忽然听到原先凯瑟琳的房间里有脚步的响声。他的脸顿时变得像墙壁一样苍白，双手颤抖地把蜡烛扔出了好远。他走进那个房间，流着眼泪打开了窗子。“进来吧，进来吧！”他抽泣着说，“凯蒂，来吧！啊，来呀——我的心爱的！这回听我的话吧，凯蒂，最后……”

十八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徘徊，在暴风雨中游荡，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

希刺克厉夫完全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他要去寻找凯瑟琳，去安抚她那孤苦的幽魂。他绝食了，在一个飞雪之夜，离开了这个使他饱尝辛酸的纷乱尘世。临死时，他的嘴角还带着可怕的狂喜和嘲笑。

希刺克厉夫死后，哈里顿遵照他的遗嘱把他葬在凯瑟琳的墓旁。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希刺克厉夫”。

墓园里，温和的阳光下，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飞舞，春风在青草间飘动。谁能想象到，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着不平静的睡眠！

可乡里的人们却纷纷传说：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每夜都在荒野上，山岩下散步闲游……

《呼啸山庄》这部小说刚出版时，曾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奇异和怪诞的书。它像作家艾米莉本人一样奥妙神秘，深不可测。但是，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被书中惊人的情节所吸引，情不自禁地为主人公的命运哀叹和惋惜。艾米莉生前并不像她的姐姐夏洛蒂那样闻名，直至她死后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到她的这部巨著的深刻意义。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如果说它怪诞的话，艾米莉的确是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幅幅畸形社会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荒唐和怪诞的人和事物的真实画面。这一点使人们感到惊骇，感到恐怖，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疯狂与仇恨的可怕的尘世上。因此，作家笔下的希刺克厉夫的叛逆性格以及他为了个人的爱情而复仇的行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意义。

希刺克厉夫原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吉卜赛流浪儿，他在呼啸山庄里受人歧视，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整日像一个会说话的牲畜一样干活。主人的皮鞭告诉他人生是残酷的，冷酷的社会迫使他变成了恶魔。

希刺克厉夫聪明、勇敢、懂得爱与憎。他从来不相信靠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会改变自己的卑微的地位。譬如，当山庄的主人辛德雷派人强迫他和凯瑟琳背诵那些枯燥乏味的圣经时，他气愤地把书扔进了狗窝里。他也不相信仇人的本性可以变好，他们既然把他看成是“下流的小坏蛋”和“比畜牲还糟的小流氓”，他就绝对不能向他们屈服。他看出画眉田庄的林顿少爷同侮辱他的辛德雷是同一类的伪君子，知道他想用金钱和地位诱骗凯瑟琳，于是他乞求她说：“你不要为你那些可怜和愚蠢的朋友而把我撵出去！”希刺克厉夫并没有看错，他的爱情和幸福完全是辛德雷和林顿毁坏的。他由于追求纯真的爱情，被主人毒打后禁闭在阴暗的阁楼里。他心爱的凯瑟琳也最终落入他们的圈套，嫁给了她自己根本不爱的人。结婚后，林顿对她冷酷无情，直

到她生命垂危之时，他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书房里看书。他在等待“她生命的完结”，暗自庆幸他的家庭将终于恢复平静。因此，凯瑟琳愤怒地斥责他说：“你的冷血是不能发热的，你的血管里尽流着冰水！”

凯瑟琳的悲惨命运，使希刺克厉夫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愿望，他要向夺去他的幸福的两个庄园主报仇雪恨。画眉山庄中病榻前一对情人最后生死离别的场面尤其动人心弦：一个奄奄一息，即将含恨离开人世；另一个被逼得疯狂，发誓要向不平的人间进行报复。希刺克厉夫双膝跪在凯瑟琳脚下，声泪俱下地说：“我宽恕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饶恕他呢！”凯瑟琳死后，希刺克厉夫痛不欲生，曾想把自己也掩埋在土中。可他还是活下来了，他要向害死凯瑟琳的人进行报复。

总的说来，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继承了十八世纪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但也普遍带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呼啸山庄》却有所不同，它有的是狂暴的仇恨，而不是低沉的伤感。希刺克厉夫要疯狂地毁灭压抑他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个带有他的仇人家族血统的亲生儿子。他要以“他们对待自己的那种禽兽般的残暴和凶狠去报复他们”。结果，他不仅独霸了两家庄园的全部财产，而且也毁掉了他们的后代。他变成恶魔之后，又自己绝食告别了这个冷酷污浊的尘世。

艾米莉没有在小说中把她的两个叛逆主人公的灵魂送给上帝（他们死后不愿让教堂压在他们的身上），而是让他们在漆黑的夜晚，在荒凉的原野上孤独地徘徊……这里，倾注了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极度愤懑和仇恨。可是，正如作家本人生前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样，她也同样不可能为她的叛逆人物指出一条改变现实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艾米莉的创作中，虽然描写了人在社会中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道德堕落，但毕竟没有超越个人反抗、个人复仇的狭小圈子。这也正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局限性。

艾米莉在悲剧的气氛中塑造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叛逆者形象。凯瑟琳幼稚、虚荣，这一点与希刺克厉夫的刚毅、顽强的性格完全相反。她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幻想用牺牲自己的青春来换取别人对希刺克厉夫的怜悯。她的幻想终于成为泡影，她悔恨地说：“我对林顿的爱像树林中的叶子……而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却像永恒不变的岩石……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在我心里。”

凯瑟琳含恨离开了人间。她的死使希刺克厉夫丧失了对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他悲痛欲绝地喊道：“我不能没有生命，我不能没有灵魂啊！”他采取更加残忍的复仇手段，对残害凯瑟琳的仇人实行报复。当他认为完全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之后，才带着满意的狞笑合上了双眼。

《呼啸山庄》是一部带有恐怖色彩的爱情悲剧小说。我们不得不惊叹作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尽管稍投意合，但他们之间毕竟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悬殊的社会地位。作家真实地反映出了这一客观的存在，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经济地位的变化，将她笔下的主人公希刺克厉夫从一个贫贱的仆人地位推上主人的宝座，而将他的仇敌贬成奴仆。这当然是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幻想出的最理想的“复仇”方式。

艾米莉是一位诗人，这部小说犹如一首发自她内心的奇特的抒情诗。它

那绚丽的色彩，惊人的幻想和强烈的情感，是当时任何一部英国小说所不能比拟的。它既是丑陋的，充满了恐怖和狂暴；又是豪放粗犷的，给人以强有力的美感。在这部小说中，激情奔放的诗的世界和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相互交织着，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爱情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两个孤苦的灵魂在大地上徘徊，漫步……

《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是通过一个目击这座山庄变化的老仆人来叙述故事的，书中的人物和场景时隐时现，扑朔迷离，给人一种神秘和恐怖感：从狂风呼啸、山岩裸露的山庄，到阴云密布、鬼哭神泣的旷野，无一不使人感到压抑和恐惧。但是，正如有些英国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里也蕴藏着激发人们产生破坏“魔穴”的愿望和力量的巨大艺术感染力！

